

人間文集

瑞
方
言
文
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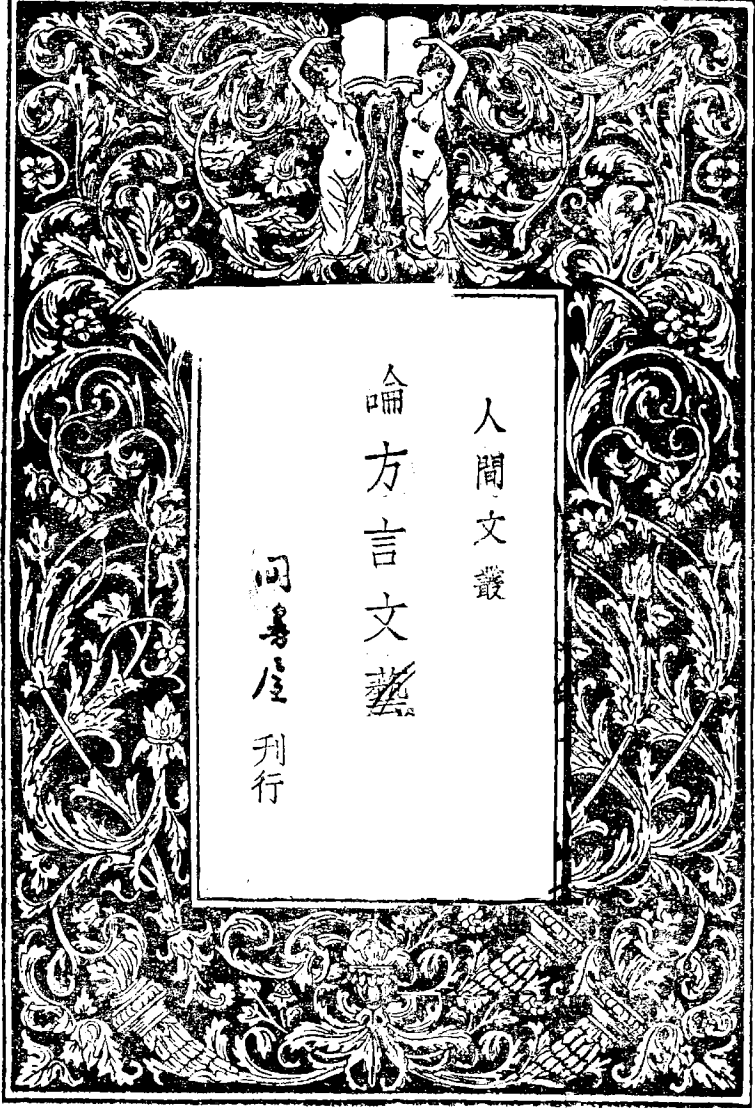
(論文創作合集)

華

嘉

著

人間書屋刊行



人間文叢

論方言文藝

同書屋 刊行

人間文藝

論方言文藝

· 權版有 ·

著者：華

嘉

出版者：

人間書屋

依利近街四十六號

總經理：生活
新知 讀書三聯發行所

大道中五十四號二樓

印刷者：香港印刷工業合作社
銅鑼灣威菲路三十二號

基本定價：港幣 二元

中華民國卅八年七月初版

人間文藝

夏 衍：春 寒(長篇)四、二〇

秋 雲：浮 沉(再版)一、四〇

黃葉眠：論約瑟夫的外套(論文)二、〇〇

黃 茅：清明小簡(散文)二、〇〇

聶紺弩：天亮了(短篇)四、〇〇

杜埃：在呂宋平原(短篇)二、四〇

夏 衍：蝸樓隨筆(雜文)一、六〇

默 涵：獅 和 龍(雜文)二、四〇

華 嘉：方言文藝 (論文創作合集)二、〇〇

黃 茅：讀書隨筆(雜文)即 出

林 林：詩歌雜論(論文)即 出

目錄

上篇

論普及的方言文藝二三問題·····	三
舊的終結，新的開始·····	一一
向前跨進了一步·····	二一
關於廣方言文藝運動·····	二九
方言文藝創作實踐的幾個問題·····	三三
關於方言文藝的創作方向·····	四〇
附錄：方言文藝問題論爭總結（馮乃超·荃麟執筆）·····	四六

下 篇

- 寫乜嘢好呢？（短論）……………六一
- 點樣寫正寫得好？（短論）……………六四
- 警告大大細細嘅豬仔頭（雜文）……………六八
- 詩人節講詩（雜文）……………七二
- 農家苦（歌詞）……………七六
- 耕種歌（歌詞）……………七八
- 山歌開口好難唱（歌詞）……………八〇
- 斥「廣東集團」個班人（詩集）……………八二
- 人民救星毛澤東（歌詞）……………九三

工人學文化歌（歌詞）	九五
廣州解放歌（歌詞）	九七
算死草（小說）	一〇〇
呢的正係人民嘅軍隊（廣播劇）	一一七
後記	一三六

上
篇

論普及的方言文藝二三問題

革命文藝一開始就提出了「大衆化」的口號，這是對的，但「那時所理解的『大衆化』就是將『無產階級意識』用大衆所容易接受的形式灌輸給大衆，爲的是改造大衆的意識，……却沒有提過改造自己的意識」（周揚：『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到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澤東先生發表了有名的文藝問題談話，提出更具體的爲工農兵寫的口號，權威的肯定了「大衆化」的涵義：「什麼叫做大衆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自己的思想情緒應與工農兵大衆的思想情緒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應從學習羣衆的言語開始，如果連羣衆的言語都不懂，還講什麼文藝創造呢？」這才澄清了過去那種自以爲是的「大衆化」的看法。

爲什麼「應從學習羣衆的言語開始呢」？因爲言語是表達情意的工具，人民的言語表達了人民

的情意，「如果連羣衆的言語都不懂」，結果我們寫出來的作品，如何可以表達人民羣衆的情意？因此只有運用人民的語言，才可以表現人民的生活以至思想情緒。這裏就肯定了一個問題，我們文藝工作者必須改造自己，拋去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包袱，生活和工作在工農兵大衆中，與工農兵大衆的思想情緒打成一片，學習工農兵大衆的語言，才可以創造出真正「大衆化」的文藝。

但中國是這樣大，社會發展是這樣不平衡，文盲是這樣多，人民大衆的文化水準在統治者的愚民政策下壓抑了二三十年，我們的文藝創作該怎樣辦呢？爲了各地方的適應當時當地的需要，所以有了地方性的方言文藝的產生。用方言寫作，這毋寧說是爲了廣泛的提高各地人民大衆的文化水準所必需的普及工作。

周揚先生在『表現新的羣衆的時代』說：「採用方言是絕對必要的，我以爲以邊區老百姓生活爲題材的秧歌隊必須用方言寫和演，同樣題材的話劇也必須如此。方言劇是值得提倡的」。同樣的，我以爲在廣東，爲了要表現廣東的人民生活，爲了向廣東的工農大衆普及，用廣東方言來寫作，這是值得提倡的。

但，林洛先生和藍玲先生却是這樣的以同樣的語氣說：「我們發現一種偏向，把方言當作時髦的貨色」，「方言的寫作有時反而更不能普及」。「時髦」這詞兒包含有諷刺的意味，把方言寫作了解做「時髦」，這是根本不了解方言寫作的意義。藍玲先生很坦白的表現了自己的思想弄不通，他以符公望先生的「個柳手」（方言歌詞）舉例，他說「這题目的意思我就弄不清楚，拿去問過許多朋友，他們也弄不明白」，他再讀下去，發現了「踏」和「噎」兩個「陌生的字眼」，就大驚小怪的說：「根本我就不認識」，因此說：「這些方言的特殊字眼，我們讀了十來年書的人，還不認識，拿去給一般老百姓讀，不是更費工夫嗎？」對不起得很，可惜林洛先生只請教藍玲先生，或藍玲先生只拿去問林洛先生，問來問去都是問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讀了十來年書的人」，而沒有拿這些方言文藝作品去問香港的工人，或廣東農村的農人，所以「不認識」是並不奇怪的一件事。

方言文藝作品，原是爲了那些沒有「讀了十來年書的人」，甚至根本沒有讀過書的工農大眾而寫的。而且不純然是寫了來給人民大眾看，尤其着重寫出來之後讀給人民大眾聽，或唱給人民大眾聽的，一個「讀了十來年書的人」，因爲習慣了看現在流行的白話文，等他去那些方言寫作的文

章時，免不了有點刺眼，就算本來認識的也覺得不認識了，這是我們知識份子所容易發生的事；但在人民大眾却不一定這樣想的，他們一方面要了解這些作品所表現的生活內容以至思想情緒，另一方面也要了解這些作品的表現方法，是不是爲他們聽得懂和聽得進。如果我們一定要以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眼光去看方言文藝作品，那自然會對這些作品了解成「時髦的東西」了。但，方言文藝作品並不是向「讀了十來年書的人」普及，而是向工農大眾普及的啊！

其次，採用方言寫作，也並不完全如藍玲先生所說：「在能够表現地方氣味，地方精神，適合羣衆口味」。在不斷地提高羣衆的文化水平中去普及」，藍玲先生既然認識是爲提高的普及，就不該是爲「表現地方氣味」去寫方言創作。剛才已說過，中國是這樣大，各地的方言又有這樣很大差別的，在當時當地的普及工作，如果一定如林洛先生或藍玲先生的一首先要統一言語文字的普及」，那就是等於先幫助統治者完成了國語統一運動，再來做文藝的普及工作了。

言語可以強求統一的嗎？不可以的。就是可以，那已是全國各地文化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以後，也就是沒有文盲，沒有貧窮，甚至沒有階級以後的事。爲什麼普及工作一定「首先要統一言語

文」，這是很費解的。因此，林洛先生以那麼一種語氣說：「造成一班方言化的特殊份子，而且也不合乎羣衆的需要」，來給一班方言文藝工作者以諷刺，倒不知對文藝普及工作有什麼好處？

文字可以統一嗎？這是可以討論的。在原則上照顧到現在文字的統一性，不要個個學會創造新字，這點是有一部份的正確，但也應有保留的地方。首先我們要了解，現在的文字，根本就是慢慢豐富起來的，一方面是吸收了外來語，另方面更主要的是吸收了各地方言的精華。這是一個常識問題。二三十年來的中國文字，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和很大的發展，而每一階段的變化和發展，一方面由於社會生活的變化和發展，而另方面表現在文學上的，則是由於士大夫文學的衰退，而民間文學的重新被引導到「文學」上來，地方的人民的言語豐富了文學的語言。所以，我們不必斤斤於害怕創造新字，而只應研究從人民的語言創造出來的新字是否恰當，和是否精粹。這裏有一個問題就是方音的記錄問題，例如藍玲先生舉例的「踏」和「噓」就是這一方面的問題。因為我們的漢字是方塊字，所以有這問題，如果是拉了化，這問題便沒有了。但，我們今天還不能實現以拉了化代替方塊字，這就產生了目前這一階段的困難。解決這問題，有時要照顧到現有的文字中可以通

用的文字，這是對的，但無條件的取消記錄方音創造此時此地的文字符號却不一定是對的吧？

這裏舉三個例：

一，廣東方言裏的「番嚟」這句話，「番嚟」兩音同白話文的「返來」兩字，音近似而義相同，在這種情形之下，用「返來」記錄「番嚟」的方音，是可以的。

二，藍玲先生舉例的「躡」音，在意義上等於白話文「蹣」的意思，但音不同，這就不能勉強以「躡」來記錄「蹣」的方音。

三，符公望先生的另一首方言歌詞：「矮仔落樓梯又試低又試低」，這個「試」音，曾有朋友主張改造「是」字。音雖類似，但却傷害了原意，這是絕對不能這樣去記錄方音的。

中國的方塊字的特點，除了一字一音外，就是可以「望文生義」，這是文字的落後性的最高表現。文字原來是語言的符號，但現在變成了文字左右了語言，這就是一個問題了。但我們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還多多少少遺存着這種保守觀念，寧願犧牲改變對文字的觀念（即看做音的記錄和語言的符號），而甘心遷就「望文生義」，這實在是方音記錄的最大障礙。

其實關於這一問題，在大眾語論戰時已討論得很詳細，且有部份獲得了結論，現在不過舊事重提，這裏爲篇幅所限，也不必多費筆墨了。

藍玲先生的文章，對方言文藝工作的批評，也是不公平的。他說：「如果我們完全用方言寫作，那結果就只有走羣衆的尾巴（這句話頗有語病——華嘉按），弄得不好，甚至向黃色文字投降。」他這邏輯不知何所根據，「完全用方言寫作」是一個表現方法問題，這一表現方法是以向工農大眾普及爲基礎，本來就包含了思想的內容，爲什麼會產生那樣武斷的「結果」，這真有點使人懷疑藍玲先生的意思，是不是以這「結果」一句否定了「完全用方言寫」了。藍玲先生對方言寫作的「具體的辦法，就是展開通俗寫作，用淺近的文字夾雜着提煉過的方言去寫」。最好的回答這「具體的辦法」的有周揚先生在『馬克思主義與文藝』的一段話：「我們的文藝作家一般地都只在描寫人物的對話中，採用了民間口語，但卻沒有學會在作敘述描寫時也運用羣衆語言，自然是經過了提煉了的羣衆語言，或者甚至沒有感覺到這樣做的必要。於是人物對話中的土語方言在大堆的歐化語的敘述描寫中成了不過一個耀目的點綴罷了。」我們今天的把普及工作放在第一位，就是不需要這樣

的「耀目的點綴」的，我們需要的是澈頭澈尾的生長在中國土地上的土里土氣的大眾化的文藝作品，對方言文藝作品的要求更應該如此。

毛澤東先生曾恰當其時的警惕我們：「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們總是經過種種方法，也經過文學藝術的方法，頑強的表現自己，宣傳他們自己的主張，要求人們按照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面貌來改造他，改造世界。」這一句有力的說話，我們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應該時刻的加以深思反省的。

最後，歸納一下這些意見，我以為：方言文藝作品是為當時當地的工農大眾寫的普及工作，應該澈頭澈尾的以從羣衆的語言提煉出來的精粹方言，表現當時當地的工農大眾，生活及其鬥爭，為他們所喜聞樂見，向當時當地的工農大眾普及，從而提高他們的文化水準。同時，方言文藝作品不能滿足於寫在紙上或印在刊物上，一定要以廣大的工農大眾為對象，拿到他們中間去朗誦和表演，拿到他們中間去考驗，根據工農大眾的意見去求得進步，和求得完美。

這裏還有一個什麼才是羣衆的語言、或人民的語言問題，我們確看到今日的方言文藝作品，有

以採用了流氓無產階級的市井俚俗的語言就沾沾自喜，這是應該自我反省的。語言是表達情意的工具，因此，這裏也有階級性的表現的，工農階級的語言才是真正的人民的語言，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這裏不能更詳盡的舉例解釋，只能在另一篇文章裏再談，不過在最後我提出這一點，只是希望我們的討論更向問題的深處去挖掘，不要在問題的表面兜圈子。我的意見暫止於此，請大家批評。

（正報）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

舊的終結·新的開始

再論普及的方言文藝二三問題

提出問題是好的。今天我們提出了什麼問題呢？在此時此地的文藝工作，爲了普及第一，我們應該不應該提倡地方性的方言文藝的寫作？

爭論也是好的。但我們應該在所提出的問題爭論出一個結果來，然後才能更進一步的討論方言文藝的創作實踐和理論指導的問題。譬如說今天我們的爭論點在什麼地方呢？我以爲首先是肯定了還是否定了普及的方言文藝這一最基本的問題，在前一篇文章裏，我是肯定了的，因爲我以爲普及的方言文藝，不是形式技巧的問題，也不和以前的「大衆化」相同，而是包含了一種新的意義和新的內容的東西，就是知識份子的文藝工作者首先要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識，把自己的思想情緒

和工農大眾的思想情緒打成一片，熟悉工農大眾的生活，熟悉工農大眾的語言，以工農大眾自己的語言和表現方法來表現工農大眾的生活和鬥爭。因此，這樣的普及的方言文藝，才是我們今天所必需的。如果這最基本的文藝思想應被肯定的話，我就堅決的同時也是坦白的反對「用淺近的文字夾雜用一些精練的方言寫作」，所謂「淺近的文字」也許就是自話文，既以自話文為主，方言不過夾雜用，這是不是方言文藝？不是的，這是一種知識份子的特殊文體，自所謂「大眾化」運動以來就在用了。行得通嗎？行不通的，因為這不可能為工農大眾所接受的，假如已被接受的話我們的新文藝作品早就流行在工廠農村中去了。工農大眾有他們自己的語言，有他們自己的表現方法，我們只有和他們打成一片，向他們學習，才能寫出為他們所接受的普及的方言文藝，而不能主觀地自己定下來一種文體自以為工農大眾就可以接受的。我們的爭論中心點正在這裏：「用淺近的文字夾雜用一些精練的方言寫作」，既然不是普及的方言文藝，說它做否定了方言文藝，我想這並沒有錯。至於說，這是「滑到『人』的問題」去，實非始料所及。

爭論是好的，但糾纏不清的爭論似乎不見得也是好的吧？在前一篇文章，我研究了一下為什麼會

以爲林藍兩先生的意見是否定了普及的方言文藝呢？歸納起來林藍兩先生的文章裏有下面的論點：

一、「方言是補足方塊字的缺陷和表現地方氣味的」，所以「要照顧文字的統一性」，否則，「單獨用方言寫作，拒絕文字上儘可能的統一性的要求，結果也只有造成狹隘的關門的圈子」。

二、「這些方言的特殊字眼，我們讀了十來年書的人，還不認識，拿去給一般老百姓讀，不是更費工夫嗎！」因此，「方言的寫作有時反而更不能普及」。

三、「統一的語言文字好像飯一樣對於我們是必要的食糧，但人們除了吃飯外，喝水也是必須的」，這「就是說，除了用統一的語言文字去寫作外，中間能應用一些能够表現地方精神地方特點的方言去寫作，人們是更易於接受的，但如果爲了寫方言，而拋却了統一的語言文字，那豈不是叫人家喝水，而不要吃飯一樣嗎？」

四、「在今天，對於一般老百姓來說，用淺近的自話文去寫作，他們也未嘗不能讀得懂，也不一定爲了普及就要完全用方言去寫作的」。

說這些論點是否定了普及的方言文藝，我想這並不算是「過火」。什麼叫做普及？我認爲只做

百姓也未嘗不能讀得懂」就不够得很。事實上，毛澤東思想的提高與普及，有其科學的規定：「我們的文藝，既然基本上是爲工農兵，那麼，所謂普及也就是向工農兵普及，所謂提高也就是從工農兵提高。用什麼東西向他們普及呢？用封建的東西嗎？用資產階級的東西嗎？用小資產階級的東西嗎？都不行。只有用工農兵自己的東西。因此在教育工農兵任務之前，就先有一個學習工農兵的任務」（毛澤東）。什麼是「工農兵自己的東西」？就是工農兵的語言，工農兵的表現方法，工農兵的萌芽狀態的文藝，更尤其重要的是工農兵的生活。因此，我們是絕不能以「我們」的主觀去「普及」的，那不是真正的普及，那只是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自以爲是的「普及」。

爲了真正的普及，必須真正熟悉工農大眾的生活，熟悉工農大眾的語言，和熟悉工農大眾的表現方法及其萌芽狀態的文藝。只有運用工農大眾的語言才能表達工農大眾的思想情緒，而工農大眾的語言在他們自己的地區裏是地方性的方言，並不是如「淺近的白話文」一樣的所謂「統一」的語言，因此表現在地方性上的普及工作，就是普及的方言文藝而不是用「淺近的文字夾雜一些精練的方言寫作」的那種「揉雜的」特殊文體。這最基本的一點是一定要搞清楚的。

我把這種不正確的觀點，指責做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觀點，我相信是並不「過火」的。因為，所謂「我們」就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假如這一種觀點不受指責，即是說我們知識份子的文藝工作者毋須「在教育工兵農的任務之前，就先有一個學習工農兵的任務」。我們知道，普及第一個意義，首先就包含了這樣的一個最高原則：知識份子的文藝工作者首先要改造自己，把自己的思想情緒和工農大眾的思想情緒打成一片。

如果我們不勇敢的這樣做，我們是只有退回到「靈魂深處的小資產階級的王國」裏去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自尊心是很害怕受到傷害的，但可惜得很，我們却非從根拔去這思想，就休想更向前踏進一步。

最後，我又以為批評是好的，但要按事實，有分寸。今天在努力於方言文藝工作的朋友就不多，而我們在知識份子的自我改造的過程中，勇敢的摸索着向這條完全嶄新的道路走，正有說不出的矛盾和苦悶，更有太多的困難不能解決。努力於方言文藝的朋友們「時髦」嗎？「出風頭」嗎？「特殊份子」嗎？我說這是諷刺，和不公平，我以為不是沒有理由的。

在我們今天所能產生的那些還很可憐的質量都很貧弱的方言文藝作品中，有沒有缺點呢？有的。我們非常歡迎能在正確的理论批評中改正我們的缺點，但我以為對這些作品的批評，首先要肯定普及的方言文藝的意義，同時要舉出具體的例子來給予正確的理论上的指導，這才是幫助了他們的創作實踐，也才是幫助了普及的方言文藝運動。如果我們認為這種態度是對的話，那麼，「我們完全用方言寫作，那結果就只有走羣衆的尾巴，弄得不好，甚至向黃色文字投降」。這樣的批評就不是「爲了要把方言寫作搞好，要糾正一些偏向和缺點」了。

因爲，首先它就是以「如果我們完全用方言寫作」做大前提，這大前提是和「用淺近的文字來雜用精練的方言寫作」是同一理論根據的，即是說我們如果不完全用方言寫作，就不會有這樣的「結果」。這是第一；第二，他們的邏輯是「完全用方言寫作」就是「走羣衆的尾巴」，就是「向黃色文字投降」，這是很難懂的也是很錯誤的邏輯。今天香港的坊間的誹淫誹盜的黃色文字是用廣東方言寫的，這是事實。但廣東方言却沒有理由要替這些黃色文字負責和代它受過的。張競生的「性史」是用白話文寫的，白話文難道也是「黃色文字」。

那麼，今天的方言文藝工作者的真正缺點在那裏呢？我想與其說是缺點，不如說是苦悶與矛盾。

他們今天多少已了解這是一次文藝上的革命，從語言文字到表現方法到思想內容的革命，他們已開始從自我思想改造做起，但直至今天為止，他們還只是在摸索，在開步，在追尋，所以初期的作品還是很幼稚的，甚至還殘存着一種知識份子的偏向。這是無可否認的。但，他們所走的文藝的道路是對的，正確的，因此我們的專門家應該給予正確的理論的指導，批評家應該給予以正確的評價，這才可能幫助了普及的方言文藝的創作實踐。

最近讀了冬青先生的『地方語言文藝的實踐』（發表在華僑日報的『文藝週刊』），我很感動。今天的普及的方言文藝的確是創作實踐遠落在理論上的爭論的後頭。其實，就是理論上的爭論也是很落後的，創作實踐更不消說了。他在文章裏提出了生活實踐的問題，我覺得很重要。今天的方言文藝工作者面前最大的苦悶與矛盾，就是在這洋場十里的香港摸索方言文藝的創作道路，既沒有刊物可以發表作品，而又到處遭受了「知識份子」的冷眼，同時也沒有正確的指導與批評，他們唯

一的安慰只有在聽到工人們在唱自己爲他們創作的廣東歌的時候，這是多麼的苦悶啊！

一個知識份子要想把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澈底的加以改造，唯一的道路只有澈底的改變自己的生活。今天知識份子的方言文藝工作者要澈底的解決創作上的苦悶與矛盾，只有到農村去到工廠去做實際工作，從參加實際工作的過程中，將自己的思想情緒和工農大眾的思想情緒打成一片，把自己變成工農大眾的一份子，到那時候自然而然的解決了不熟不懂的問題，完全嶄新的輝煌的方言文藝作品就必然產生了，而到那時候工農大眾自己的輝煌的作家也同時可以產生了。但這還是一個遠景，因此，目前的努力，今天的摸索，開步，和追尋，還是非常必要的。爲了使得普及的方言文藝得到很好的發展，我個人以爲今後的討論應該着重在後面這幾個問題：

一、在普及的方言文藝的創作實踐中，我們知識份子的方言文藝工作者如何加緊向工農大眾的學習，如何改造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恩想，和如何把我們自己的思想情緒和工農大眾的思想情緒打成一片？這同時也是一個生活實踐的問題，在此時此地我們可能做到怎樣一個程度？

二、什麼是工農大眾的語言？工農大眾的表現方法是怎樣的？爲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從

兩方面去加緊研究，一方面是向工農大眾的生活，一方面是向工農大眾的萌芽狀態的文藝。深入工農大眾的生活，在前面一個問題應該有詳細的研究，這裏還必須對一切已有的民間作品收集整理和研究，以這兩方面的研究做根據，好好地摸索出一條嶄新的普及的方言文藝的道路出來。

三、對過去的一些方言文藝創作，做一次總檢討，從語言文字到表現方法到思想內容，都來一個深入的研究和批評，把一些屬於知識份子的偏向的東西找出來，從而幫助今後的創作實踐。

四、語言的選擇，和方音的記錄，這雖然只是形式技巧的一些枝節問題，但如把這形式技巧上的問題，和所要表現的思想內容問題連結起來看，我們將可以更進一步的去找出實際的具體原則來，使形式技巧和思想內容更能和諧和統一。

最後，我以為大家除了在理論原則上多研究之外，最主要的還是努力於創作實踐，多寫一點普及的方言文藝的作品出來。我們不要怕幼稚，不怕我們的作品不成功甚至有缺點，只怕我們不寫，只怕我們躲在「靈魂深處的小資產階級的王國」裏不敢開步，大家勇敢一點摸索吧，勇敢一點開步吧！（正報）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向前跨進一步

一九四七年的香港文藝運動

一

一九四七年這一年，如果就文藝創作方面說，那是歉收，但就整個革命的文藝運動來說，却是開始掌握了正確的文藝思想，加強自我思想教育，開展了羣衆性的活動，培養了不少的文藝新軍，擴大了整個革命文藝運動的影響，實實在在播下了良好的種子。如果在未來的一年，再能不斷努力的灌溉和耕耘，豐收是可以預期的。

二

現在，請先從創作方面談起。

這一年，香港出版的文藝作品單行本並不多，而居留在香港的文藝工作者的却又是這一年寫得很少。出版的困難固是事實，許多文藝工作者寫得很少發表得更少也是事實。爲什麼呢？由於這一年的新形勢的發展，文藝工作者在思想上有很大的變化，同時也加強了自我的思想教育，一方面嚴格的檢查和批評過去自己寫下來的作品，另一方面在集體的座談會上相互批評相互檢討，在思想的反省和改造過程中，思想的覺悟的程度開始提高了，因此越感到生活的體驗貧乏，下筆較爲慎重，甚至暫時的擱下筆來。於是，表現在創作方面，這一年是歉收了。但這是不是就說不好呢？也不完全是。因爲這也可以說是向前跨進一步之前的醞釀，和創作前的沉默。

但，我們香港的文藝工作者，這一年也不完全沉默。一部份文藝工作者已開始認識了文藝大眾化的工作的重要，他們在思想的過程中，在文藝思想上已起了大大的變化，決心拋棄了過去的「亭子間生活」，跑到勞苦人民和其他的生活部門里去，學習改變了自己的生活，嘗試着作較深入的生活實踐，和寫出了一些還不十分成熟的大眾化的文藝作品。這一部份的作品，在這一年的上半年，還不怎樣被大家所重視，只有一部份的方言詩歌已和音樂結合起來，而且流行在廣大的工人羣衆和

學生羣衆中。後來有「聽不懂怎樣辦」這一問題的提出，並引起了「高低論辯」並發展成爲「方言文藝」的爭論，才喚起了大家對文藝大衆化的注意。由於這兩次爭論，大家都是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去爭辯，所以一方面固然引起了文藝工作者的自我反省，另一方面也擴大了文藝大衆化工作的影响。經過這兩次熱烈的爭辯，廣東方言文藝運動被重視了，吸引了許多的工人和學生成份的文藝愛好者，投身於這個運動，而且在很短的時期就產生不少作品，有自由體的新詩歌，也有運用民間本來形式的各種各樣的作品，如講古、唱書、龍舟、木魚、和鹹水歌等等。此外還有在上半年改造了民間的「獅舞」，下半年更進一步研究了粵北農村的「唱春牛」並創作了比較完整的作品。這些作品雖然在藝術性上比較粗糙，但却得到比較廣大讀者的歡迎。這一年的創作活動是在方向改換之中，而朝着新的方向努力的結果，又確曾產生了一些新作品，雖然還未成熟，但在未來的新的一年，如果堅持爲人民的正確方向，再加以努力，却可能是豐收的。

三

因此，我們不能忽視思想教育所給予文藝運動的影響。

在這一年的上半年，由於對沈從文的批判引起了對文藝思想的重視，跟住在幾次座談會上，研究了和批評了在香港的一些作家的作品，這樣開始了文藝工作者的自我思想教育，對於文藝運動的幫助是很大的。思想的覺悟是開始提高了，而文藝工作者到羣衆中去就成爲响亮的號召。表現出下面的幾件事實：

第一，通俗文藝座談會，從座而談到起而行，從『北方文叢』的研究到廣東方言文藝的創作，從文藝工作者的小圈子創作活動，擴大成爲工人、學生、自由職業者的文藝愛好者的集體創作活動，這都說明了文藝思想正確的在領導着文藝運動和創作實踐，這是一九四七年這一年的一件大事，但它還只是一個開頭，要向前跨進一步，就還需要新的一年而努力。

第二，由於方言詩歌和音樂的結合，在音樂部門也起了很大的變化。「聽不懂怎樣辦」的責難

，引起了音樂工作者的思想反省，跟着就產生了大批新的年青的作曲家，和大量的產生了方言歌曲，而且很快的流行開去了。通過這些適合此時此地歌唱的方言歌曲，由於容易聽得懂和聽得進，很快的被群眾接受了，同時也就在這歌聲的周圍團結了起來，開展了羣衆性的新音樂運動。這也是一九四七年這一年的一件大事，不能被忽視的。但，正因為這些新的歌曲已爲廣大的羣衆所接受，我們在新的一年，就應該嚴格的予以檢查，把漸漸流於內容貧乏，甚至庸俗的某一部份歌曲改正過來，創作出更健康的通俗的歌曲來服務於人民，和創造中國的民族音樂。

第三，在戲劇方面，也起了同樣的變化。過去的大劇場演出的勞而無功，而且剝蝕很大，這些錯誤在這一年是被澈底的清算了。戲劇工作者在思想改造的過程中，認識了此時此地的觀衆，拋棄了「大劇場的夢」，走到露天劇場，甚至漁區廣場，去爲貧苦的觀衆演出，立刻獲得了很好的效果，雖然在技術上還有些地方尙待改進，但至少演劇的走羣衆路線這一方面是走對了。同時，戲劇工作者在這一年，還特別努力於演出的輔導工作，幫助了很多的學校劇團，培養了很多新的演員和後台工作者，大大的開展了學校戲劇運動。這也是一九四七年這一年的一件大事。

從這幾件具體的事實，說明了這一年的香港文藝運動是向前的，進步的，並且有了開展了。當然，這並不是說沒有缺點。相反的，缺點還很多，但只要我們在新的一年里能够把握着正確的文藝思想，不斷的努力改進，革命的文藝運動的前途是無限的。

四

此外，這一年的香港文藝運動，還有一個特點，應該被提出來的。這就是文藝隊伍的擴大。

除了上面提及的方言文藝、音樂、和戲劇增加了大批的文藝新軍之外，還在下面幾件事實上表現了更多的文藝愛好者投身到文藝運動中來，幫助了文藝運動的擴大和開展。

文協在這一年做了兩件很有意義的事，一件是開設文藝函授班，一件是舉辦暑期文藝競賽。文藝函授班幫助了一百以上青年文藝愛好者的學習，這些人們分散在國內和海外，散佈的區域範圍相當廣大，教育程度和社會成份是各方面的，但對革命的文藝運動的熱誠，却是非常使人感動。他們在一年內寄來了一千篇以上的習作，提出了和解答了二三百個文藝的問題，可惜在人力財力的困難

之下，就在這一年的十二月不得已的宣告暫時結束，但它還是有它的收穫的。暑期文藝競賽，也是有着同樣廣大的文藝愛好者的參加，其中不少創作了優秀的作品。這兩項工作，對培養文藝新軍和擴大了文藝運動，都有其實際意義。

其次，這一年香港的青年文藝團體也生長起來了。這些青年文藝團體，包括一些歌詠團，和一些職業部門的業餘學習的社團，在這一年都很活躍的做了很多事，他們都很努力於自我教育，能夠團結了更多的文藝愛好者在一起，和提高了一般的文化水準。可是也有缺點，他們只有學習沒有創作，把研究工作孤立起來，和生活實踐脫了節，近來已經部份的改正了這些偏向，決定利用寒假期間，深入到勞苦人民的生活去加深體驗，以配合研究學習加強創作的準備。這是對的，在新的一年，這些青年文藝工作者，將有堅實的作品發表出來，以擴大革命的文藝運動的影響的。

五

總結起一九四七年這一年的工作，我們清楚的認識：這一年香港文藝運動是向前開展了。

爲什麼這一年的香港文藝運動能够這樣的開展呢？正確的文藝思想在這里起了積極的領導作用，使得香港文藝運動在這一年朝着這兩個方面去努力：一方面是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一方面是文藝運動走羣衆路線。這完全是對的，已經在走向人民的文藝的康莊大道上跨出了第一步，雖然，我們還有了若干急待克服的弱點和偏向，但畢竟方向是走對了的，弱點是可以克服的，偏向也是可以糾正的。所以，在新的一年，我們香港的文藝工作者，還需要不斷的努力，團結得更牢靠一些，和展開積極性的建設性的批評，隨時檢查我們的缺點，隨時克服和隨時糾正，那麼，我們相信，在新的一年，我們的文藝運動必有更大的開展，我們的文藝新軍必可更壯大，而我們的文藝作品的豐收也成爲可以期待的了。讓我們迎着新的一年到來，勇敢地向前邁步吧！（正報）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關於廣東方言文藝運動

我對文協廣東方言創作組的意見

廣東方言創作組在研究部的指導下，這半年來總算有了一點成績，第一是參加廣東方言創作組的朋友增加了，第二是廣東方言文學的作品也多了。可是，近來這一組的活動似乎是沉寂了一點，爲什麼呢？

大家的工作忙，也許是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在那里呢？就我個人來說，就是在創作上遭遇了困難。什麼困難？首先還是因爲大家不滿足於初期的那種口號式的作品，空洞的叫喊已不爲一般讀者與聽衆所樂於接受，因此，主客觀的要求，都需要創作者們在質上的提高。但是，我們的生活又是這樣貧乏，創作又那里會不空洞呢？苦惱與困難，都必須得到解決，因此，

在組里的表現，就是沉寂。但願這個沉寂，只是作進一步的醞釀，而不是情緒低落，以至消沉。

爲了保證創作組的向前跨進一步的發展，我們應該對過去年來的工作，有總結經驗的必要。過去，在鼓起大家創作的熱情這一方面，我們做得很好，所以在創作這方面人和作品都有了量的發展。有了強的一面，當然也有弱的一面：在創作上加強了，在研究上是減弱了；在量上是增加了，在質的提高我們是忽略了。

我們在小組會以至在分組會上，我們雖曾提出了作品上的弱點，但我們沒有進一步的用集體力量去改正這些弱點，使得我們的作品更強。思想領導的作用，在組會上是很少能夠發揮盡致的。做成短時期的沉寂，組會開不好也許是原因之一吧？

人增加了，應該更團結，和更發揮集體的力量，在學習上求進步，在創作上求發展。作品多了，影響也廣大了的時候，便應該注意到作品的質的提高，以滿足廣大的讀者與聽衆的要求，幫助他們進步。

廣東方言創作的提出，和逐漸的在此時此地成爲一種運動，這主要是爲了方言創作更能發揮普及的作用，因此，這畢竟還是一個思想內容的問題，如果有誰把這個誤解了，以爲用方言寫作只是一個形式的利用的問題，就一定會產生兩種偏向：一是「非方言不文學」，一是「凡方言皆文學」，這都是不好的。我們必須掌握了新民主主義的文藝觀，學習毛澤東思想，堅持爲工農兵寫作，和以無產階級思想來寫作，了解了這一點，才了解方言口語這一武器在我們手里可以發揮一種什麼作用，否則，我們還是一個形式主義者，只不過是使用方言來抒發智識份子個人的情感，這樣一來，方言還是不能救助我們的貧乏，而方言創作運動仍然是華而不實，失去積極的意義的。

我誠懇的願望：今後的創作組的活動再大大的加強，善於運用集體力量來解決一切困難，把個人的創作上的苦惱盡量傾訴出來；和在集體的領導下以共同的努力求得解決。因此，有計劃的研究工作應該同時建立起來，指導着創作活動，以求更進一步的發展。

當然，這一工作不是以我們現在的人力就可以立刻得到完滿的成就的，這是長期的工作，但必須天天求發展。因此，急是不好的，欲速則不達；但，拖也是不好的，因爲拖不能解決問題。集體

領導要迅速建立起來，多多發現問題，然後才可以一步一步的解決問題，同時也希望前輩們和專家多關心這一還在開步的工作，隨時加以領導和幫助，這對我們實在是太需要了。（文協：『知識份子的道路』）

（一九四八年五四紀念前夜。）

方言文藝創作實踐的幾個問題

方言文藝的創作運動，是爲了文藝的普及，也是爲了文藝的大衆化，而被提出來，且經過一次論爭之後，是肯定了而且實踐了的。半年來，方言文藝在創作實踐上是有收穫的，也產生了一些優秀的作品，今天實在已到了總結經驗，和從這些作品整理出一些實際的問題來，再加以深入的研討的時候了。在這裏，我寫下了一些不成熟的意見，提供給朋友們參考，希望朋友們再一次的展開熱烈的討論，以解決我們在創作實踐上的一些困難和苦惱的問題。

今天方言文藝創作運動的基本方向，是「面向農村」，寫農民，為農民寫，和反映農村的生計與鬥爭，這大概是沒有問題的了。這半年來，實際上我們在創作實踐上也是朝這方向走，這是對的。但是，表現在前期的作品上，我覺得還是概念了一點，而且頗有內容貧乏千篇一律之感，同時也不符合廣東農村的現實，例如在一些短歌里，都是叫喊着分田翻身的口號；後期作品雖然修正了這一不切實際的偏向，但又轉入了創作比較份量重的較大型的作品，例如三組集體創作的大型歌劇「唱春牛」，和客家話長詩「鴛鴦子」（樓棲作）；後期的另一個傾向，就是符公望的向農民解釋一些政策問題的作品，如說明不要受地主官僚的恐嚇與欺騙，要堅定的擁軍和參軍，保衛土改的成果（大意）。這些作品好不好呢？當然是好的，而且有它的積極意義。但我自己創作這些作品的反省，却覺得有這樣的一個痛苦存在：第一是自己離開農村太久，很多實際情況都不熟不懂，頗有「閉門造車」的客里空傾向；第二，這些作品的「流年不利」，目前還不能到農民讀者手裏，得不到他們

的批評和意見，而在香港也無面世的機會，發表不出也演唱不出，要求得讀者的批評也不易，自己也無法改正錯誤。前一個是生活實踐的問題，後一個是讀者對象的問題，這兩個問題都需要解決。

如何解決呢？要解決當然最好是到農村去，但在去之前是否就無法解決呢？深省之後覺得也不盡然。以生活實踐來說，在去農村之前，至少可以走出書齋，自己不熟不懂就盡一切可能去求熟求懂，一個人沒有辦法，就大家想辦法。這里和廣東農村隔得不遠，而且經常有人來自農村，他們多數是被三征逼出來的，或者有些還參加過自流的鬥爭，最少也是身受其苦，他們本身的故事就非常富於現實性。找着這些人聽他們的談話，或提出問題來做調查研究工作。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切進步的報章雜誌上刊載的農村通訊，都有非常寶貴的材料，應該收集研究。要是我們能有較多的人合作，交換材料，整理和鑑定這些材料，再加以正確的處理，這無論如何要比我們「閉門做車」強得多。

因此，寫農民，反映農村的創作的根本方向，是可以堅持，而且應該堅持的。但首先要注意的，是，從生活實踐出發，要調查研究，要言之有物，不能只憑主觀的去硬填入一個「正確的主題」。

要解決內容貧乏的問題，我以為集體的力量是要大大的發揮的，因為個人的力量到底有限，且易流於主觀。

三

基本方向肯定了，同時我們也要照顧到此時此地的實際。

至於讀者對象問題，我覺得「面向農村」也有着這樣的雙重意義：一方面是寫給農民看，為農民寫：一方面也可以反映農民的生活與鬥爭，寫給城市讀者看的。香港這地方，大多數居民是來自廣東的農村，他們在農村無法生活，為三征所逼，來到香港所謂「寄人籬下」的謀生，他們原也是和廣東農村息息相關的。只要反映農村的作品是真實的，即使是一個土生的香港人，也會被感動的，何況那些來自農村的城市貧民。

半年來的方言文藝的創作，也有一部份是寫此時此地的生活題材的，例如文華的『教館佬五字經』，山濤的『女工阿蘭』，春草的『我是拖車佬』，佚名的『反包工』，和史平的『一條橡筋四

條人命」(寫四學童事件的)，這些都是很優秀的作品。因此，寫此時此地的勞苦大眾的生活與鬥爭，當然也是需要的。關心此時此地的生活與鬥爭，與反映此時此地的生活與鬥爭，這當然是在生活實踐上必須做到的。漠視眼前的現實，這到底是不正確的態度，因此，我個人以為上舉的作品，都是好作品，還應該照顧到這一面，而且應該更充實和更豐富這一方面的作品。

寫此時此地的生活與鬥爭，是絕不能和寫身邊瑣事混為一談的。寫最熟悉的題材，這是不是說「為小資產階級寫作」呢？我想不是的。方言文藝創作的是為了文藝普及的，讀者對象主要是工農大眾。如果以方言來創作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作品，這無論如何是不正確的，而且也是不需要的。因此，我不同意「今天的自話文學就是方言文學」的說法，或者據此而說的「取消方言文學的稱謂」的說法。

方言文藝的創作實踐必須是為工農大眾而寫，因此，這不僅僅是方言或形式的利用，而是規定了它的思想內容和政治任務的。方言文藝作品的讀者對象可以擴展到「不識字的、愚昧的、沒有文化」的農民，但却不以城市的小資產階級為主要對象的。因此，方言文藝的作品毋須反映小資產階

級的身邊瑣事更是必然的。

寫此時此地的生活與鬥爭，在生活實踐上也應該有絕大的決心和努力辦得到的。而且，同時也應和「面向農村」這一基本方向不相違背。今天這裏的城市工作也是爲了農村，今天的城市題材寫作也應該「面向農村」，這是必須肯定的。因此生活在工廠的工人作家，長期居住於漁區的方言文藝創作者，以及熟悉勞苦大眾生活的朋友們，應該先寫他最熟悉的，但仍注意到城市生活和農村生活的密切關係，不能把城市生活孤立起來看。

我個人以爲，照顧此時此地的實際也是必要的，而且對使得更多的朋友參加方言文藝的創作運動，與擴大運動的影響，也是大有幫助的。

四

最後應該提到另一型的方言文學作品，這是從「矮仔落樓梯」(符公望)，到「花旗鬼」(孺子牛)，發展到「乞米龍」(李凌)爲最高峯的這一連串的作品，這些作品有一個特點，就是反映新

聞性的題材很快，而且都有強烈的諷刺性。因此，這也是好的，但後來走歪了，諷刺變成謾罵，作者固可求痛快於一時，唱者和聽衆亦有同感，但一濫了便變成乏味，反爲起不了多大作用。這里還發生一個問題，就是方言和俚語的分別問題，也就是語言的階級性問題。我們好不好把市井俚語或流氓無產階級的口頭用到方言文藝作品中來呢？我以爲是不好的，因爲市井俚語不是方言的粹，而是方言的渣滓。這個問題希望展開討論，以解決我們的方言文藝的語言問題。

此外，在文藝形式方面，過去我們多着重在詩歌，或與詩歌彷彿的舊形式利用（例如龍舟，木魚，鹹水歌，山歌。）而在雜文、故事，以至小說，戲劇這些方面比較少，這也是我們努力得不夠的地方，以後也要好好的有計劃的多方面求得發展才好。

這簡陋草率的意見就暫時寫到這里爲止，「磚」是「拋」出了，希望能夠「引」出更多的「玉」來就好了。（正報）

附：這是在文協召集的「方言文學研究會」第一次大會上的發言整理出來的，當時因時間所限，大家尙未討論，特補刊於此，以廣徵朋友們的意見。（一九四八年六月）

關於方言文藝的創作方向

在一些特定的方言地區，由於這地區的老百姓，除了他們自己的方言之外，其他的語言以至國語都不很熟習、或者甚至完全不懂，這樣的情況底下，我們要為這些地區的人民寫作，也就是說要走文藝大衆化的道路，怎麼辦呢？方言文藝在這樣的情況下就變成了文藝大衆化的具體實踐問題了。譬如說，在以廣州爲中心的這個廣州方言地區，在農村更不必說了，就是在城市大多數人也是習慣於使用廣州話來表達情意的，特別是工農羣衆，差不多百分之百的除了廣州話，其他的語言以至國語都不懂得，而我們的文藝作品又既然要爲他們寫，那麼，最恰當的表現方法，當然就是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及其表現方法來寫，才可以使他們感到親切，和容易爲他們所接受了。因此，方言文藝的創作，就在這樣的客觀具體實際需要之下被提出來了。

如果這樣的理解沒有錯誤的話，當我們進一步研究方言文藝的創作方向時，就不能離開這樣的客觀具體實際的需要。這也就是說，我們既然承認方言文藝是在一些特定的方言地區的文藝大眾化的具體實踐，那麼，我們方言文藝的創作方向，主要的就是指向這些特定的方言地區的人民生活的具體反映。假如我們的方言文藝的創作，不是具體表現這特定方言地區的人民生活，那還有什麼意義呢？因此，一個方言文藝創作者，首先要和這一方言地區的工農羣衆打成一片，在生活上在思想上情緒上先求得一致，並深入了解他們的生活，他們的痛苦，他們的快樂，然後才談得上熟悉他們的語言，和他們自己的表達方式。在這樣的基礎下寫出來的方言文藝創作，才是真正的方言文藝作品，才能真正的起文藝普及的作用，才能真正的爲此時此地的工農羣衆所接受，才能發揮方言文藝的戰鬥性。

方言文藝創作的內容和形式是統一的，絕不能分割開來看的，這已經是不成問題的。現在，問題是在具體的創作實踐時的一些實際困難的克服，這里還應該作比較深入的研究。爲工農寫，反映工農生活，首先遭遇到的困難就是一個不熟不懂的問題。本來，基本上看不熟不懂是不可能寫的，

這困難的克服最澈底的辦法是深入參加到工農的生活中去，和他們共同呼吸，而不是以一個旁觀者的態度，爲搜集寫作資料而只碰一碰他們的生活的邊沿就算了事。這在理論上是很容易解答的一個原則，但實際上如何去解決這之間的距離，即是如何深入，深入到若干程度，才可以反映他們的生
活呢？這確實是一個苦惱的問題，這問題不解決，即使我們到農村去了，和農民生活在一起了，還不一定可以寫得出真正的反映農民生活的方言文藝作品的。這里，我覺得首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或者是創作者的一個過高的主觀願望的思想問題，這就是每一個創作者所常犯的毛病，把希望提得過高的總想一下子能反映全面，創作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因此就會感到材料枯竭難於下筆。眼睛朝着森林望，而忘記了樹木，不是從所已熟悉的題材下手，而妄想著更高的要求，那當然會過份強調困難，不敢從點滴做起，和從創作過程中吸取經驗，逐步的把自己提高起來。

關於這一方面，我想提供一些這樣的經驗，這是關於方言文藝的創作實踐上的實際問題：

第一、就是做人民的書記。在開始從事方言文藝的創作實踐時，假如我們還不十分熟悉這一方言地區的工農生活，還不可能創作較完整的作品時，我們可以先做人民的代筆者，訪問一個農民，

或者一個工人，和他們深談一次，澈底的了解他們生活和痛苦。從談的過程中，我們可能會發現一些最能代表他們的生活的某一些典型的小故事，然後才追深去了解這些故事的發生及其發展，最好連一些小節都弄清楚了，就代他們記錄下來，同時還應該極力保存講述者原來的口氣和表現方法。寫好之後，再讀給講述者本人聽，徵求他的意見，把不盡不實的地方加以修改，才把這作品公開發表，再經過收集讀者的批評或意見，虛心的檢討這篇作品，從而吸收創作的經驗，便可以在第二篇作品的創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提高一步。

這樣的創作，雖然只是一些真人真事的記錄，但它有兩種好處：第一、這是真實的，它確實反映了工農的現實生活及其痛苦；第二、它不止激發了創作者面向現實的思想，而且也給予一般學習方言文藝創作的朋友，在創作上起了激勵作用，甚至還可以吸引更多的工農羣衆來參加創作。

至於這樣做，還有沒有困難呢？譬如說，在農村工作時，我們當然沒有很大的困難的，但在城市呢，特別是一些知識分子的創作者，平時生活就和工農羣衆脫節，可能連這樣的機會也不容易找得到的。在這樣的情況下，還是可以學習創作的，因為生活在我們周圍的人畢竟還是有的，因此還

是可以從周圍的一羣人做起。譬如城市貧民，或革命知識份子，我們畢竟還是可以接近的，寫這些題材雖然不似前一類反映工農生活的作品有着更積極的意義，但也並不完全沒有意義的。只要我們緊執着爲工農服務的立場，一切次等的題材，我們還是可以發揮我們的主題的健康性和積極性的。

第二、就是有困難有問題就寫一個作品。這一類和第一類稍有差別，就是在工作過程中發現了我們有困難存在，或者有問題待解決，那麼，我們就可以具體實際收集和研究這些材料，事實是怎樣的？做成這些事實的人物又是怎樣的？困難的實質在那里？應該如何克服這些困難？把這一大連串的問題，經過慎密的調查研究，澈底了解和熟悉了這人物及事實的原原本本，然後通過形象化的藝術加工，把真人真事創作成方言文藝作品。這樣的作品也一樣可以起推動作用，同時這樣的作品也是一面戰鬥一面學習的富於戰鬥性的作品。

爲什麼我在這里提出這兩類的創作來呢？這只是說明了一些實際的辦法，也就是說打開我們的視野，找尋我們的創作源泉。這些都是此時此地的方言文藝創作實踐的一些具體創作方向，儘管這樣的作品可能或必然很粗糙的，但較完整的或實踐鍛鍊出來的。方言文藝主要是文藝大衆化的具

體實踐，普及的是在第一義的，同時也是戰鬥性很強的文藝，所以它必須實際生活聯繫得很緊密，特別是和此時此地的生活實踐和戰鬥要求結合得很緊密，才能達到方言文藝的戰鬥的目的。假如不是這樣，方言文藝的創作實踐，便會變成很少甚致沒有意義的事了。（星島日報：『文藝』）

（一九四九年四月）

附錄：

方言文學問題論爭總結

馮乃超
荃麟 執筆

一、關於方言文學的討論，首先應該把問題的出發點、對象和中心確定

下來，然後我們的討論才有明確的範圍。

(一) 方言文學的提出，首先是爲了文藝普及的需要。這點大家都是承認的，既然是爲了羣衆的需要，那末基本的問題就在羣衆需不需要它，而不是我們（知識份子）需不需要建立它。羣衆需不需要呢？這問題羣衆早已答覆了，因爲方言文學在他們中間早已存在了：民歌是方言的，民間的小說戲劇也是方言的，還有人提到甚至老百姓寫信也有用方言的，香港的工人來信也表示歡迎方言

文學的，一些黃色作家，很清楚這一點，他們就用方言寫作，爭取了很多下層讀者了。所以問題已經不是建立與否，而是怎樣去發揚它。在以老百姓言語寫給老百姓看或聽的原則下，來討論如何運用方言的問題，而不是要不要方言文學的問題。

(二)我們既然以文藝普及作出發，所以我們的對象無疑是大多數文化水平低落的老百姓，即工農兵，並不是以知識份子作對象。那末這裏就有幾個區別：

第一、在知識份子中間，文字和言語有了相當的一致，但是在最大多數老百姓中間，是只有言語沒有文字的（文盲），次大多數老百姓中間是文字和言語不一致的（不懂普通話而畧識文字的），少數老百姓中間是獲得局部的文字與言語一致的（懂得普通話也唸過一點普通話寫的東西）。我們所要照顧的，最主要的無疑是前兩種。怎樣去解決這矛盾呢？是以言語去服從文字呢？還是以文字服從言語呢？毫無問題，應該以文字去服從言語，因為文字的作用本來就是記錄言語，既然如此，那我們就不能不有記錄方言文字，和以方言寫出的作品。

第二、我們有了一種所謂普通話，但是最大多數的老百姓是不是能運用或懂得這種普通話了呢

？還不能，還不懂，那末我們所謂以老百姓的言語寫給他們看或聽的東西，是否用普通話寫即能完全解決呢？不能，各地老百姓有各地老百姓的言語，所以就不能不有各地的方言文學，來實踐以老百姓的言語寫給老百姓看的原則。第一個要求是懂，第二個要求才是能表現地方情調等等。自然還需要一種各地人都可看懂的文學，但這在現在是以比較少數文化水平較高或懂得普通話的人為對象，現在我們主要的對象既然是大多數不懂普通話的老百姓，所以就不能不強調方言文學。

（三）我們現在所討論的方言問題，主要以廣東方言區（廣東又有幾個方言區）為對象，廣東方言和文字的不一致，比其他北方地帶更大，有許多話，有音而無字，所以一方面方言文學的需要就更大，另一方面，這些有音無字的話，既然一時還不能做到以拉丁化字去代替，那只有借漢字記音，這一來記音的字，在一般人看來，覺得不習慣，於是發生了異議，論爭的焦點，似在這裏，所以實際上是個方音的問題。由於對方音問題發生懷疑，因而連帶對方言文學也懷疑了。

問題仍應該從這一個關鍵上去解決。

二、確定問題的出發點、對象和中心，我們來答覆下列幾個提出的問題：

問題一：發展方言文學是否會破壞言語的統一呢？

答：不會，而且正如楊洋先生所說統一言語必須發展方言文學。事實上，所謂統一的言語應該是從各地不統一的言語基礎上統一起來，而不是憑空創造一種言語來征服地方言語的，即是現在的普通話似乎以北平話做底子，但實際上普通話並不等於真正北平話（道地的北平人還是聽不懂我們普通話的），普通話是混和着北方及華中各省的方言而構成的，過去北平是五方雜處的地方，各地方言都有，因此揉和成爲這種普通話（官話）。又如江浙一帶，有種藍青官話，也是由江浙各地方言滙合起來的。即以上海話來說，也已經不是真正上海本地話，而是京滬、滬杭兩線各地的方言混合而成的一種言語。所以要統一首先要把不統一的提出來，然後才能慢慢統一起來，我們看看陝北的方言文學知道那邊一些辭彙，陝北人看看南方方言文學，也知道南方一些辭彙，彼此總會互相懂得。這和要求發揚文化的國際性，必然先強調文化的民族性一樣道理。如果把方言永遠關在文字

和文學以外，則這種統一的言語也不會發展的，至於担心提倡方言文學以後，老百姓就永遠只知道自己方言而不會去懂其他地方言語或普通話，這也可不必，因為第一，今天並沒有人因為提倡方言文學而主張推翻普通話，第二，當老百姓生活跟外省人多接觸時，他們自然而會學會一種可以相通的語法，因而也會慢慢懂得以這種語法寫出的文章。但是今天對於大多數廣東內地老百姓來說，第一件事是要他們先能夠有文字來記錄他們自己說的話，然得才說得上要他們來學習普通話。首先要他們能做到寫說一致，不要說的一套寫的又一套，那正如我們過去用古文一樣，說話用「的」字，寫文用「之」字一樣苦惱，我們不要老百姓再受這一番苦惱，等他們需要用「的」字時候，再去學「的」字未遲。

問題二：白話文是否要破壞？

答：先要弄清楚什麼叫做白話文？白話文如果是指上述的由各地方言而混成的一種普通話的文字記錄，則這也是人民的言語，現在不應破壞而且現在也不可能破壞的。但是我們平常說白話文，是指五四以後通常寫在一般作品裏的那種造作的，歐化的，和人民的言語脫節的、大眾所不易了

解的白話文，這種白話文並不等於普通話，這就非破壞不可，這在十多年前已被提出來了。現在要整頓文風，尤非破壞不可。但即如照第一種解釋，則這種普通話文，也還需要發展充實，發展充實之道，仍然是要吸收方言的成分，使它豐富起來，照現在情形，還是不够豐富的。

至於將來，則根本漢字就要廢除，用方塊字寫的文章都要破壞，豈但現在所謂白話文，就是漢字記音的方法也要破壞了，那時才有真正的語文一致。瞿秋白先生說：『雖然這種普通白話，用漢文寫的，仍舊是一種「糊塗局面」，然而這種真正白話——活人說得出的話，很容易用羅馬字母拼音而廢除漢字，即使南北口音不同，而要拚出互不一致的文字——一種中國普通話也許會變成幾種文字，可是互相之間的學習要比學習漢文容易十倍。』所以他主張在普通中國文之外，還要根據各地方情形造成各個區域的方言文。

問題三：用普通話夾一些方言寫是否需要？

答：需要的，但這主要是以一般能懂普通話的讀者為對象。方言文學不可能為全國讀者所能一般接受，也不必勉強他們去接受，所以也還需要這類文學。加上方言去的作用，一是幫助方言流

通，二是使普通話更豐富。不過我們現在既以此時此地的廣大工農羣衆爲對象來說，則對於他們仍以方言文學爲主。這種白話夾方言的文章，對於他們猶如放一半小腳，還是不如痛快地全部解放爲佳。

問題四：方言文學是不是它的流傳受到局限呢？

答：是的，它一般說只能流傳在這個方言地帶，但是它却可以深入到這地帶的人民羣衆。這才是真正普及的工作。過去我們白話文雖然普遍於全國知識份子中間，但很難爲大多數的人民羣衆所接受，文字和言語脫節問題始終沒有解決。現在有些方言文學可以印數萬份，而所謂白話文學則只不過數千份，可知要做到真正普及，還非得建立方言文學不可。

問題五：方言文學運用不當是否會投降於黃色文化呢？

答：這不是方言文學的問題。白話文以及文言文運用不當也何嘗不會作爲黃色文化的工具呢？文字是工具，文字本身是無罪的，這是作者態度的問題。我們提倡方言文學，當然首先要爲人民服務，爲革命服務的態度。至於運用地方言語當然應有選擇和提煉，並不是無條件的搬用。有些

小市民的不健康言語我們應該淘汰的，我們應該防止這種傾向，但不能是出於輕視鄙言俗語的觀點。

問題六：是否方言文學只能適用於聽的文學，不能適用於看的文學呢？這些記音的字看不懂又怎麼辦呢？

答：聽的和看的是不能分開的。凡是可以聽的一定也是可以看，可以看的，也一定可以聽。但是能聽的却比能看的更廣，正因為如此，所以方言文學便更重要。至於所謂看不懂，如指文盲說則當然先在教他認字，如指記音的字，一般不易看懂，則有下列幾種情形：（一）有許多記音的字，老百姓已經熟悉了，例如廣東方言中的「咁」「係」「嘅」「唔」等字，這已經不成問題。（二）有許多記音的字尚未被熟悉，則使用多次以後也會熟悉，而且比熟悉白話文的語彙更容易。特殊的字可以加註。（三）記音的字，應儘可能易懂，避免用怪僻的字，中國文字是望文生義，可能時當注意到義音一致，如不能一致時則以音為主，不要以義為主。

其實白話文和文言文所用的字有許多也是記音的，用得久了，便不覺其記音了，在廣東話中有

些甚致是英文譯過來的，但大家也習慣了，口語記音當然比英文翻譯更容易懂，何必担心呢？

問題七：瞿秋白先生不是主張要有一種「中國的普通話」嗎？豈不是和方言文學的說法矛盾嗎？

答：瞿秋白先生的所謂「中國的普通話」就是指「容納許多地方的土語，消磨各種土話的偏僻性，」「容易接受別地方的方言集成的言語。」即是從方言發展來的普通話，要發展這種普通話，就要發展方言文學。瞿秋白先生這段話是指寫給住在五方雜處的大都市裏的工人看的作品（這種工人已經學會了這樣一種混合的普通話了），但對於農村的羣衆或特殊方言地帶的羣衆，他主張「要造成各地的方言文」「建立方言文腔」，「有必要的時候，還應當用某些地方的土語來寫，將來也許要建立特殊的廣東文、福建文等等。」瞿秋白先生所謂「有必要的時候」，是指人民在政治上接近解放和得到了解放，迫切需要文化生活的時候，「將來」就是我們的「現在」了。

問題八：現在學校裏教的是普通話，又要他們去寫方言，是不是要發生矛盾呢？

答：我們並不主張要推翻普通話，這是沒有理由的，能够學習普通話，這機會不必放過，但

必須使他們同時學習本地的方言文。正如瞿秋白先生說的「每一個地方的民衆，至多祇要在自己的方言文之外，再學會普通的中國文，他就有文化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工具。」所以首先是本地的方言文，其次再能學會普通話文，這是根據於羣衆的需要而定，現在的情形是方言文不被注意，所以應該特別強調。

但是那種知識份子的白話文，却不必多去教學生，免得他再走我們的舊路。至於矛盾當然是有的，這是現在教育制度的矛盾，例如在今天我們還在教文言文哩。

三、最後我們來談談這次爭論中的一二偏見問題

我們在這次爭論中，還有些教條主義的毛病。第一是亂搬教條。比如，誤解（甚至於曲解）瞿秋白先生建立中國普通話和現代中國文的理論，斷章取義地引用他的文章來做爭論的根據，這是我們從前有許多人都犯過的壞毛病。瞿秋白先生說過：「……至少暫時先發展的是普通話的現代中國文的文藝，而不是現代上海文或江南文的文藝。」我們好不好單獨根據他的話，而忽畧他寫那篇

文意當時的實際情況，便以爲「這就是最具體地解決了現在用什麼話來寫的問題」呢？不好的，這是這次爭論中搬教條的例子。要知道瞿秋白先生寫那篇文章的時候（一九三二年），革命的羣衆運動被迫地轉移到鄉下，革命的文化運動則留在大城市（中心在上海），牠們「在總的方面上是一致的，但在實際工作上卻沒有互相結合起來，彼此都是孤軍作戰」（毛澤東）。因此，那個時候的革命文化工作也祇好暫時先以城市的羣衆（學生、店員、一般勞動羣衆）爲對象，這就需要着重發展中國普通話，以便向全國各地識字較多文化較高的讀者進行革命的宣傳工作。但是，今天的中國已經出現了大塊地面的解放區了，出現了人民大衆當權的朝代了。革命的文化運動已經具備了足夠的條件從以前的狹隘的圈子跳了出來，走進大規模的羣衆文化運動的寬濶原野中去，從「孤軍作戰」走到配合實際工作，從城市走進了鄉村。方言土話是各地方羣衆的言語，要爲羣衆辦事，而不學羣衆的言語，那就辦不好。不學羣衆的言語，我們就不能理解當地具體的革命情況，也就不能領導羣衆。這就是爲什麼方言問題，成爲今天文藝問題的主要問題的原因。瞿秋白先生在當時主張「至少暫時先發展」普通話，是從實際出發的，今天提倡方言文藝也是從實際出發的。

因此，反過來，如果有人認為只有方言才是羣衆的言語，那種容納許多地方的土話，接受外國字眼，吸收古人有用的成語的普通話，只是少數知識份子的特殊文體與大眾絕緣，這也是不對的。這種普通話，今天是無法為全國各地廣大羣衆所運用，而且離開「讀得出來聽得懂」的標準，還有很大的距離，但它是為人民解放而鬥爭的言語，也是羣衆的言語。因此，發展各地方的方言土話，只有豐富這種普通話的作用，而這種普通話的成就越高，也會反過來影響方言的提煉和加工工作，使方言也就豐富起來。這就是方言和普通話的關係，把它們看成勢不兩立的兩種東西，就會產生不好的結果。

第二是不深入研究問題。如果我們對於方言的偏僻性和原始性沒有正確的理解，就可能發生兩種偏向。一是因為它的偏僻性和原始性而不見方言由於它表現實際生活而來的豐富而生動活潑的性質，於是產生反對方言工作或輕視方言文藝的偏向。其實，方言文藝的任務，就是把人民口頭上的方言改變成為文學的方言，文學上的方言，是已經加工過的方言。一方面怕它的偏僻性和原始性，另一方面又反對淘汰其偏僻性和原始性的工作，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因此，又產生了以為在白話文

中夾些方言就夠了的見解，這就是拿普通話來代替方言，變成無視對大多數講方言的羣衆的啓蒙工作。其次是對於方言的偏僻和原始的毫無理解，只知道人民的言語比之知識份子的言語來得豐富和生動活潑，卻忽畧了它的缺點。其結果會走到「一味抽取」以爲「越俗越好」「越古怪越妙」的另一個偏向，於是就沒有什麼加工和提鍊的工作，也就不敢加進新的東西進去，這就等於取消方言文藝的工作。魯迅先生稱這種人叫做「大衆的幫閑派」和「新國粹派」，革命的大衆文藝（方言文藝在內）的主要敵人是反動的大衆文藝，那是因爲它根深蒂固地盤據在人民的文藝生活裏面，它所用的言語是從民衆的口頭文學發展出來的。因此比較接近羣衆。我們要戰勝這個敵人，就應該區別我們的言語和舊小說式的自話，不是一味的模仿，而是發掘其有生氣的，吸收其精華。排泄其渣滓，這樣才能够挖掉反動文藝的根，建立人民的大衆文藝，這就需要我們對於從前的語文運動和新文學運動中的種種問題加以研究，對於舊的民間文藝和活的人民言語有更深的理解，不然，我們便會流爲意氣之爭的。（正報）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下

篇

寫乜嘢好呢？

呢一排，响報紙副刊同雜誌上，都好少見方言文藝嘅作品發表，因此，少不免就有人會咁樣覺得：方言文藝呢味嘢，講下就得，實行起來就唔係幾得。而家趁大公報嘅『方言文學』兩週刊要出版，我想就呢個問題講幾句，講得唔對，請大家指教。

近來少見用廣州話（或者其他嘅話）寫嘅文章發表確係事實，不過呢件嘢講起嚟有兩個原因：一個係以為寫親方言文藝就要寫龍舟木魚，即係話要用廣州嘅民間形式來寫至得；另一個係以前喜歡寫方言文藝嘅人，都有的唔知寫乜嘢好。呢兩個原因確係使到寫方言文藝嘅人頭痛，就算我自己，都曾經為呢件嘢想左好耐，想來想去都想唔通，想唔通就寫唔出，寫唔出又點有得發表呢？

而家我總算想通左的，唔知啱唔啱，只講下我自己嘅想法，俾大家參考吓。

首先我地應該想清楚，用廣州話寫，係寫俾的唔懂普通語嘅人睇，尤其寫俾的唔係幾識得今日個的白話文嘅人睇：响香港，第一係寫俾的工友睇，其次應該係寫俾的中意睇用廣州話夾住文言白話寫嘅小報嘅香港人睇。我地如果係爲呢的人寫，唔管你鄉下佬，或者係城市嘅工人，抑或係從鄉下出來變左城市貧民嘅人，咁我地就應該乜嘢都可以用廣州話嚟寫，就唔會想到只係寫龍舟木魚，正用廣州話寫咯。譬如講，我地可以用廣州話寫講時事嘅文章，寫講道理嘅文章，亦可以用廣州話嚟寫故事，寫小說，寫戲劇，寫詩歌，乜都得。過去我地就係好少用廣州話嚟寫各種各樣嘅文章，所以寫寫下就越寫越窄，淨係寫龍舟木魚，結果唔懂龍舟木魚嘅人，就有辦法，唔敢寫。寫嘅人亦越來越少，方言文藝創作運動咁就搞唔起嚟。

所以，以後我個人咁想，試下用廣州話嚟寫一切文章，但一定要搞清楚，係寫俾個的工友同理只喜歡睇廣州話嘅文章嘅人睇。慢慢將方言文藝嘅範圍打開的，寫嘅人多左，睇嘅人多左，咁然後方言文藝嘅運動正有辦法。

其次，「唔知寫乜好」呢個問題，如果攪清楚係寫俾邊的人睇嘅，咁就容易辦咯。既然係寫俾

工友，城市貧民，或鄉下人睇，咁就寫佢地嘅生活咯！用廣州話寫，如果唔係反映講廣州話嘅呢個區域嘅人嘅實在生活，同埋佢地嘅思想感情，咁我地又何必用廣州話寫呢？就算係講道理嘅文章，只要係用廣州話寫，都應該照顧到睇嘅人嘅文化水平，生活習慣，同運用佢地習用嘅字眼同文句，一定要担保佢地睇得懂咁至得。如果唔係，咁我地又何必用廣州話寫呢？至於對佢地嘅生活唔係幾懂，或者佢地講話嘅字眼同講法我地都唔識，咁就只有識左正得。要識亦好容易啫，多同佢地接近，將心比己，唔好將自己當做係外人，咁唔係得咯。

呢兩個咁嘅粗淺嘅意見，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希望喜歡方言文藝嘅朋友，唔好客氣，大家都寫出自己嘅意見出嚟，好好地討論一下，然後正可以將方言文藝運動攪得更實際，同埋真正正替我地嘅工農讀者服務。（大公報：『方言文學』）

（一九四九年三月六日）

點樣寫正寫得好？

最近有的朋友問起：用廣州話嚟寫文章，比用白話文嚟寫，重要困難得多，要點樣然後正可以寫得好呢？呢個問題的確唔容易答覆，而家將我自己的經驗講下，唔知嚟唔嚟，希望大家討論。

第一，我以為一定要熟識廣州話，唔熟識重有乜好講？不過，或者有人咁問，我地一日到黑都講廣州話，點解會唔熟識？呢個問題好似好啱，其實就唔一定。因為平時講話，我地都唔係幾留心呢的廣州話嘅，尤其係我地的知識份子，講嘅廣州話，已經同個的窮人（包括工農）講嘅廣州話唔係幾同，自己又有好好地注意下佢地講嘅話，用乜嘢字眼，講話係點樣嘅語氣，結果我地學寫廣州話，就有的好似翻譯咁艱難，冇晒廣州味，唔够傳神。你話咁樣搞法，唔係囉嚟辛苦咩？

所謂熟識，就係話要從頭學起。平時要多留心聽，多留心收集，越收集得多用上嚟就越唔困

難，亦即係話，越熟識就越左右逢源，寫起嚟好似流水咁快。

同時所謂熟識，亦唔止識得個的「咩」，「嘅」，「咁」，……幾個可以翻譯白話文嘅字眼就够，更重要嘅重係要搵出最能傳神嘅字眼，以至講慣左嘅成語，同埋認真熟識廣州人講話嘅神氣，每句話嘅構造同組織咁至得。

最唔好嘅習慣，當然就係翻譯一兩個字眼就算。譬如講：「我們」翻成「我地」，「你的」翻成「你嘅」，「他吃飯」翻成「佢食飯」，……咁就真係冇乜癮。又譬如講：尖沙咀火船仔碼頭上面寫嘅「請行快的」，呢句係廣州話，好傳神嘅，後來唔知點又改成「請行快些」，佢或者以為「的」改「些」就變成國話，點知「請行快些」喺國語都唔係咁講嘅，因為方言嘅語氣有自己嘅一套，完全唔同其他方言嘅。

所以，一句話就係學一定要學到十足，半鹹半淡，唔似牛唔似馬，寫起嚟辛苦，讀起來又唔順，咁就真係「呃死外江佬，氣死廣東人」，一厘好處都有。

咁，學起嚟難唔難呢？我睇唔難。只要我地真係學，多搵的人傾下，時時都想住學呢件事，咁

就日久有功，慢慢就越識越多，再加上成日咁寫，寫多左自然流利。當然最好嘅辦法，重係寫完之後，搵個唔識字嘅廣州人，讀俾佢聽下，佢都話有味道，咁就差唔多咯。

講到呢度，即係話最基本問題解決左，咁就到深一層嘅第二個問題咯。

呢個問題你話點樣正寫得好。好呢件嘢好難講嘅，唔係「班主讚好」就一定好，重要個的睇嘅話好正得。呢度我特別想提出兩件嘢嚟講：一件就係點樣寫然後正乾淨？一件就係唔識寫嘅字點辦？

平時我地初學寫廣州話，最難搞嘅一件嘢，就係寫得論論盡盡。因為廣州話都係幾論盡嘅，好似的三姑六婆講話，都唔知幾多個的「嘅咯」，「把拉」，「之馬」，……拖長條氣，好似硬係唔講咁多助詞就講唔出聲咁。如果我地寫文章，都照樣搬埋上嚟，我睇一篇文章至少拖長左四分之一，咁唔係搵嚟搞。長都唔要緊，論論盡盡咁，就真係睇嘅人都少左好多。

要乾淨有乜辦法呢？咁就要選擇咯，因為平時講嘅話，同寫嘅文章度嘅話，總應該有的唔同。講話多我地叫佢做長氣婆，本來就吃人憎，文章寫得論盡人地更加唔想睇，寫左人地唔睇咁又寫嚟做乜？我嘅經驗係個的助詞越少用越好，即使用，都係為左傳神，唔係話一定要用多的正似廣州

話。

至於個的寫唔出嘅字，在大家重未習慣承認一的新字之前，我以為都係少用的好，前一排有人話我地「標奇立異」，雖然係侮辱，但係我地都要想下，如果全篇好多都係新字，我睇都唔係幾好。一句話本來就有幾種講法，尤其係地方話，講法都唔知幾多，只要我地熟嘅，一的難寫嘅字眼重係可以避免嘅。

當然呢條路重係暫時嘅冇辦法中想出辦法嘅咯，其實有好多廣州話嘅字眼，响個的木魚裏頭都用熟晒，只要我地肯去收集下，或者由方言文學研究會嘅人，用的功夫編成一個廣州話嘅字表，俾大家參考下，呢個問題就可以解決。

總之一句話，凡事嚟做之前肯先學一下，想得清清楚楚，唔好落筆打三更，心急過頭，咁就乜都有辦法咯！（大公報：『方言文學』）

（一九四九年三月廿日朝頭早寫）

警告大大細細嘅豬仔頭

我地廣州大城舊時有一種人，專門收買人命，俾二毫子你去賭攤，賭輸左就跟佢去當兵打仗。呢種人我地叫佢做「豬仔頭」，碰到呢的咁嘅專門收買人命嘅豬仔頭，的確係人都嬲。因為呢種人最冇人性，好似掘尾龍咁，專門攪風攪雨，恨唔得全世界成日立立亂，成日你打我我打你，成日因為打仗死多的人，佢呢班豬仔頭然後正有得撈。而家雖然唔係舊時咁嘅世界，我地中國打左八年「蘿白頭」，將的死日本仔趕走出去，又打左三年個的美帝走狗，亦都打到個班唔要祖宗出賣神主牌嘅「花旗製仔」冇晒表情，連北平天津咁大嘅城市都交番俾老百姓自己管理，就嚟全中國地方都會解放，我地個個老百姓，都真真正正做中國嘅主人公。雖然係咁話，但係個班專門收買人命嘅豬仔頭，係唔會自己捐入棺材窿，甘願投降我地老百姓嘅。佢地而家越搞就越唔要面，重想偷呢拐騙

咁嚟收買我嘅人命，要我堆爲佢地賣命，做佢地嘅砲灰，我地大家都去死，佢地個班豬仔頭荷包就叔姪叔姪，享福嘆世界。

上面講嘅，係講我地中國個班豬仔頭嘅罪惡，而家我地叫呢班豬仔頭做「戰爭罪犯」，你話重有乜錯。我地中國嘅老百姓受左呢班豬仔頭三十年嘅苦，唔使幾耐就要出番啖氣，將呢班出賣祖宗出賣中國嘅豬仔頭，畀崩爛捉晒，拖上人民法庭，等我地老百姓將佢地逐個逐個嚟審判。個陣時，咁就可以將的豬仔頭，戰爭罪犯，畀崩爛做低晒，中國就可以過真正和平自由幸福嘅日子咯。

點解我啱先話，中國個班豬仔頭係出賣祖宗出賣中國嘅呢？講起嚟你都米話唔信，就係因爲今日世界重有一班大豬仔頭，佢地做正呢班中國嘅小豬仔頭嘅後台事頭，係個班大豬仔頭俾的花旗金仔過個的小豬仔頭嚟收買我地中國老百姓條命嘅！

個班大豬仔頭，恃住有花旗金仔，而家就坐正希特拉個死人靈位，專門收買各國嘅統治者做佢地嘅小豬仔頭，一味話要打仗，一味擘開個把死人口話：第三次世界大戰嘅危機嚟到呀！個班死人豬仔頭，一味想收買人命，死慌世界冇仗打，佢就有得撈，成日嚟度瓜瓜叫，嘈生晒，好似真係就

打起嚟咁。其實打鬼打馬咩，佢地呢班豬仔頭，就係想將的槍彈砲彈原子彈，打我地全世界嘅老百姓，要我地條命。大話怕計數，你話我地的老百姓，嘍幾次打仗里頭死左幾多人？又幾時見的豬仔頭自己肯去死？而家呢班死人豬仔頭，就係要咁，左一個杜魯門主義，右一個馬歇爾計劃；尋日正攞左個西歐聯盟，今日又攞個北大西洋公約，聽日又怕要搞太平洋公約，呢的咁嘅死人計仔，想呢邊個呢？拆穿豬仔頭個槓嘢，就只係成日嘍度發夢咁想，將的花旗金仔花旗槍砲，送俾的國家嘅出賣祖國嘅統治者，將佢地變成小豬仔頭，等佢地去收買老百姓嘅人命，將的老百姓編成軍隊，一味成日打仗，打到個世界立立亂，咁佢地就發大財享大福。而家呢的咁嘅戰火越燒越近，就嚟燒到我地呢箇，你話我地應該點呢？

而家全世界唔願意打仗，一心想真正和平嘅老百姓，都叫起嚟啦！就嚟花旗帝國嘅中心紐約大埠，就有幾千幾萬人話：唔准打仗，要和乎！呢個月嘍法國嘅巴黎，全世界嘅保衛和平嘅大會，就要舉行。重唔止咁，每一個國家嘅老百姓，唔管有知識嘅有知識嘅，唔管男人女人，唔管伯爺公後生仔同細佬哥，只要唔想做豬仔當砲灰，個個都開會大聲咁噏：唔准打仗，要和乎！

我地中國嘅老百姓爲左保衛世界和平打左咁耐，連蘿白頭都打低左，唔通就怕個的死人花旗豬仔頭？爲左我地唔做豬仔唔當砲灰，我地中國嘅老百姓，都要企埋全世界等取和平嘅老百姓一邊，只要我地肯齊心合力，大聲對全世界咁噏；我地中國老百姓唔准打仗，要和平！咁就全世界都增加左好大嘅力量，一定可以打低個班大大細細嘅豬仔頭；咁就一定可以保障全世界嘅老百姓過真正和平自由幸福嘅日子！（大公報：『方言文學』）

（一九四九四月三日朝頭早寫）

詩人節講詩

今日係舊曆五月初五，龍船鼓咚咚咁响，我就記起呢日係端午節，細佬哥個陣時，跟埋的大人去睇扒龍船，洗龍船水，重整番只鑿慶裏蒸，咁就快快乐樂過左一日。後來自己大個左，有年番鄉下過節，除左睇龍船，重聽見的鄉下人唱山歌，唱得鬼咁快活，一問一答，佢地個鋪快活法，真係講唔出嚟。而家呢，好耐冇番鄉下，都唔記得晒佢地唱嘅山歌添咯。不過近幾年嚟，同埋的文化朋友搞埋一堆，又聽見佢地話：端午節就係中國嘅詩人節，係紀念大詩人屈原咁講。從此以後，每年呢一日，我就同埋的詩人一齊紀念詩人節，大家行埋講嘅，唔係屈原，就係荷馬；唔係普希金，就係沙士比亞，再唔係就一大連串外國詩人嘅大名，好似海涅、拜倫、雪萊……我都唔記得咁多，有時亦講下中國嘅詩人，不過都係有名嘅知識份子，從未講過鄉下個的唱山歌嘅無名詩人。結果人講

我亦講，講多左就好似真係好內行咁。有人重叫我寫詩，我寫唔出，一直冇交卷，到舊年時，正話用廣州話寫幾首歌詞，自己都唔敢講係詩，實在講，呢幾年自己對詩呢樣野，都係戰戰兢兢，唔係幾敢表示意見，正所謂「獻醜不如藏拙」，唔好講咁多。

不過，今年有的唔係幾同，睇見國內的解放區，好多唔識字嘅工人都寫起詩嚟，好多耕田佬唱嘅山歌都有發表嚟機會，的詩人重話要向佢地學，我正恍然大悟。的確呢的正係真理。唔係「陽春白雪」正係詩，「下里巴人」一個的咁嘅詩都係好嘢。咁一講我就明白晒，中國原來係一個詩人國，唔信請睇下：鄉下人唱山歌，到處都有；水上人唱鹹水歌，乜嘢地方聽唔到；內河船仗係撐船拉纜嘅時候唱嘅民歌，你話幾使人感動；城市嘅碼頭咭哩唱嘅歌，亦係唔知幾好；重有過門過主唱龍舟嘅，佢地都係大詩人啊！如果話今日係詩人節，咁就唔止着西裝用鋼筆寫詩嘅朋友有份，着對胸衫牛頭褲一脚牛屎嘅鄉下人，佢地亦係詩人；嘛工廠做工嘅工友，成日喜歡唱幾句自己編嘅歌仔，何嘗又唔係詩人，如果我地詩人紀念詩人節，唔記得請埋呢班大詩人，咁唔係「禾又個差」囉。

當然，我唔敢講話我地嘅詩人，寫詩比唔上的工人鄉下佬，同時，我地又點能够「一竹篙打晒

一船人」，話個的工人鄉下佬識乜嘢詩，或者話佢地的詩唔好。俗語話：「十只手指有長短」，工人鄉下人嘅詩有好有唔好，詩人寫嘅詩亦都有好有唔好。不過，舊陣時，詩人寫左詩，只係發表囉印得十分講究嘅詩集或詩雜誌上面，唔肯俾的工人鄉下人睇，自己瞞番晒，所以就覺自己嘅好嘢，咁就變成左只係「小眾詩」。而個的工人鄉下人呢，佢地嘅實際生活中捱得面黃面熟，有時唱一下嚟抖番啖氣，呢的詩係真情真意，冇厘花假，雖然因為佢地唔識字冇文化，當然有的詩人咁會推敲斟酌，不過真嘢的確真嘢，好詩亦都不少，只不過我地的詩人有左一套番鬼佬學問，就唔係幾識呢的老百姓嘅真貨就係。

而家當然唔同咯，成個中國就嚟由老百姓當家，個的工人鄉下人都出頭做左國家嘅主人，佢地今後就有機會識字學文化，佢地的詩，就嚟可以通行全國，個的好嘢就嚟變成中國嘅詩壇嘅好花草，我地嘅詩比起嚟真係冇得比。點解呢？因為我地詩人着慣西裝，思想感情都係一的個人嘅思想感情，生活嘅圈又窄又有料，寫出嚟嘅詩又喜歡扭扭捏捏，咁你話點比得上生活又豐富，鬥爭經驗又多，又係直腸直肚嘅工人同鄉下人呢。佢地除非唔寫，寫親都係真嘢，用詞造句都係好貼切佢地

嘅實生活，咁你話我地的詩人又點有得比？

所以我話今年詩人節，應該有兩句話提醒詩人自己。一句話就係從今以後，要慶祝詩人節，唔好小圈子，一定設法同埋的工人鄉下人嘅真正人民詩人一起慶祝；一句話就係從今以後，要向呢的工人鄉下人嘅真正人民詩人學寫詩，要拜佢地做老師，同佢地生活工作囉一起，同佢地一齊寫詩，然後正可以使得我地嘅詩同佢地詩一齊進步。只有咁樣，中國嘅詩人同詩，正有一個光輝燦爛嘅前途。（大公報：『方言文學』）

（一九四九年詩人節寫）

農家苦

農家苦，農家知，
天寒地凍着單衣，
屋漏更兼逢夜雨，
唉！農家苦啊，有人知。

農家苦，農家知，
春耕借落兩担二，
收成要還四担四，

唉！農家苦啊，有人知。

農家苦，農家知，

公婆上山斬柴枝，

兒女似個爛乞兒，

唉！農家苦啊，有人知。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

耕種歌

唉喲，唉喲，唉喲，

你一鋤，我一鋤，

鋤開田地好種禾。

唉喲，唉喲，唉喲，

你種禾，我種禾，

種大田禾搵肚餓。

唉喲，唉喲，唉喲，

你肚餓，我肚餓，

肚餓有力好難過。

唉喲，唉喲，唉喲，

好難過，好難過，

種田人嘅日子好難過。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

山歌開口好難唱

山歌開口好難唱，

耕田人苦啊講來說話長。

租人田地替人耕啊，

兩造收埋都唔够交租納糧。

山歌開口好難唱，

耕田人苦啊提起心就傷。

日出耕到日落山啊，

家爺仔姆個個餓到面黃。

山歌開口好難唱，

耕田人苦啊日子唔會長。

蓮子剝開蓮心苦啊，

唔知幾時然後正唔使管。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

附記：呢三首歌詞，係响『唱春牛』（三幕歌舞劇）第一幕摘錄出嚟嘅，原劇係同黃藥眠、黃寧嬰兩先生合作嘅，第一幕由我執筆，而家全劇散失晒，呢度係响歌詠團個度抄翻嚟嘅，特此講明。

斥「廣東集團」個班人

一、余漢無謀

想當年大鵬灣登陸左灘白頭，

重未有來打到廣州大門口，

守土有責嘅將軍實在無謀，

丟左老百姓夾住條尾就唔要命咁走夾唔抖。

日寇受降佢的確「執輸行頭」，

搶先番嚟受降嘅係張大王同孫美狗，

「新日軍」嘅統治使人民捱苦都捱到够，
個陣時無謀將軍遠戍衢州口水流流。

忽然樹倒糊，
蔣中正竟然想起呢舊爛磚頭。

「冷手執個熱煎頭」無謀將軍笑大個口，
「衣錦還鄉」以為從此封個南面王侯。

不過廣東人民唔係咁好侍候，

我地記得你筆血債同十幾年嘅冤仇。

總有一日廣東人民會解放廣州，

到時候戰犯有得你做你都唔使憂愁。

二、薛伯不靈(陵)

薛伯不靈早掛响湖南人個口，

「三捷長沙」拆穿原來係日寇自己退走。

偷呃拐騙不靈將軍的確非常拿手，

刮削民脂民膏當然唔會落在他人之後。

想起南京羣魔亂舞競選「總統」嘅時候，

佢同張大王埋廣東班一心擁護孫阿斗，

點知心有餘而力不足都只爲左後台唔够，

搗亂報館兩員上將立刻變成一對打手。

自從個次醜事失敗之後，
升官既不成橫財亦不就手，
好似被拋棄左嘅廢物咁困守「石頭」，
無奈何只好打道回家從南京出走。

如今「小鬼陞城隍」居然做起「主席」惡霸廣州，
禁唔住心頭嘅喜悅所以成日張牙舞爪，
存心反人民積極備戰重誇下大口，
有一日人民總會收拾呢只蔣家嘅瘋狗。

三、太子阿斗

想唔到廣東出左個孫阿斗，

此人一生三翻四覆時「左」時右，
自稱「太子」面皮真够三尺厚，
其實一心想做大官寧願唔要「老豆」。

抗戰初期搽紅個鼻哥專門欺騙青年朋友，
查實完全係爲左賣狗肉正掛起個爛羊頭，
等到反共高潮到來嘅時候，
反蘇專家個頂帽立刻自己戴上個頭。

落選左「副統」扒番個「院長」以爲快樂無憂，
誰知人民大軍壓境又只好匆忙出走。
可憐呢個蔣李之間嘅幫閒小丑，

反共反人民拼命向前竟然不甘落人後。

如今番到家鄉亂叫亂跳真似只瘋狗，

「俾天佢做胆」佢都唔敢荼毒廣州。

廣東人民認識呢只跳梁小醜：

任佢學孫悟空十八變都變唔出人民嘅手。

四、吳鐵失城

南京忽然飛嚟一個人民災星，

廣州從此又會俾佢搞到雞犬不寧。

此人講起番嚟真係大名頂頂，

邊個唔知就係著名嘅吳鐵失城。

想當年日寇南進向廣東出兵，

棄城而遁正係呢個做「主席」嘅烏龜精。

講嚟悲痛個番悽慘嘅情形，

搞到好多人妻離子散甚至家人死乾淨。

呢個殺人唔見血嘅官僚明星，

忽黨忽政總之奴役人民係佢嘅本性。

狐狸雖然披左一付假人形，

邊度呃得過身受其害嘅人民嘅眼睛。

佢嘅罪惡一時如何數得清，

呢次番廣東亦算佢嘅惡貫已滿盈。

佢嘅戰犯面目化友都認得清，

總有一日會被審判喺人民嘅法庭。

五、大王老張

提起臭名四播嘅大王老張，

廣東人民就記起勝利時「拍錯手掌」，

個陣時大家重响度「想中央望中央」，

點知上晒大當「搭錯牌坊燒錯炮仗」。

廣州受降老張的確喜氣洋洋，

猛扒猛刮廣東地皮俾佢刮低左三千丈。

忽傳南京要飛嚟一個光頭老蔣，

嚇得屁滾尿流慌忙下令人民一律封窻。

舊政協時期共軍守信停止打仗，

第八調停小組由重慶飛到白雲機場。

廣東人民武裝記得呢筆爛帳，

一口咬死冇共軍只有土匪就係大砲張。

宋王南來氣走呢個發「灰」張，

佢只好垂頭喪氣飛去上海十里洋場。

如今佢又「壽星公吊頸」嫌命長，

查實係官廳大發奉命趕回廣東陪葬。

六、李漢失魂

假如有人咁樣問：

老蔣想派邊個去統治海南人民？

佢嘅大寶號就叫李漢失魂，

係個著名殺人唔睇眼嘅將軍。

此人一生有舖殺人癮，

佢話「爲左保存自己嘅職份，

佢隨時可以殺死最親密嘅情人」。

死响佢手上嘅青年真係多到唔使問。

做「主席」個陣時只知魚肉人民，

日寇未到粵北佢已經走到失魂。

偽善同陰險寫盡佢嘅一生，

好話講盡做好事就永遠冇佢份。

如今放洋歸來正好趕上時辰，

美蔣佈置「廣東集團」佢亦撈埋一份。

快的走馬上任啦失魂將軍，

海南人民早就同你掘好左山墳。

（華商報：『茶亭』）

（一九四九年三月）

人民救星毛澤東

太陽紅，紅冬冬，

人民救星毛澤東，

你來左，耕田佬，

家家戶戶有米春。

太陽紅，紅冬冬，

人民救星毛澤東，

你來左，鄉下婆，

個個簪花又戴紅。

太陽紅，紅冬冬，
人民救星毛澤東，
你來左，打工仔，
唔使再食西北風。

太陽紅，紅冬冬，
人民救星毛澤東，
你來左，好工農，
個個都係國家主人翁。

（華商報：『茶亭』）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

工人學文化歌

打倒掙有滴墨油，

工字一世有出頭。

工字一定要出頭，

學文化不能落後。

學文化不想落後，

早早晚晚快加油。

學文化趕快加油，

一世衣食唔使憂●

（華商報：『茶亭』）

（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

廣州解放歌

解放軍，聲威够，

渡江南下，解放廣州。

河呵鷄，舉起手，

官僚資本，全部沒收。

反動派，特務頭，

乘機搗亂，一定查究。

三隻手，爛仔頭，

參加勞動，就可得救。

好百姓，保護週，

生命財產，唔使憂愁。

生意佬，工業家，

努力生產，營業照舊。

講建設，好工友，

生產競賽，絕不落後。

老百姓，從今後，

自由幸福，快樂無憂。

老百姓，從今後，

自由幸福，快樂無憂。

（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

算死草

• 廣州話小說 •

廣東有條鄉村，離公路鬼咁遠，又唔近水，正一係三不管嘅地方。呢道出左個惡霸，叫做陳二叔，外號算死草，此人生平除左好事乜嘢都做，屋企有二三十條槍，不止霸住祖嘗當私產，而且最會放高利，九出十三歸，一年一年刮刮埋埋，攞到全村十門九戶都變成係佢嘅耕仔。做着算死草陳二叔嘅耕仔，真係有啖好食，山高皇帝遠，佢自己立落法律，叫做『鐵租』，唔理你屋企死人，田裏有得收冇得收，到時到時候就一定要交租，少一個『崩』佢都唔肯收。許多耕仔就俾佢收到服，冇租交只有賣老婆，所以有時趁墟，就見到有的耕仔拖埋老婆去賣，一個女人唔值一只牛咁嘅價錢，呢的都係很平常嘅事。

後來，曾經有日，有游擊隊經過，宣傳減租減息。個算死草陳二叔知道呢件事，心頭火辣辣，想拖槍出嚟打，但見呢的游擊隊，唔同『蘿白頭』又唔同『河叫鷄』，唔係『人』咁品，反爲同的耕仔傾得埋，買嘢又俾錢，想想下，越想越唔係路，如果打起嚟，打贏就好，打輸就弊傢伙，怕連老巢都站唔住。佢到底係出過省城見過大場面嘢人，眉頭一皺，就計上心來，心想欺山莫欺水，欺硬不欺軟，既然軟來，亦只有軟去。呢班耕仔响佢手上，玩左幾十年，怕佢飛上天？不如將計就計，贊成佢地嘅主張，明減暗不減，等的游擊隊去左第度，豈非又係自己做皇帝。計策想定，就派總個爪牙，去參加農民大會，猛舉起只手，十二萬分贊成；另外又派幾個爪牙，去請隊長，話有得斟，個晚重擺好酒席，請一班游擊隊老哥大擦一頓，落重嘍頭，話減租減息，確係好正策，佢早就想實行，只係以前個的狗官碍手碍脚，而家有佢地來主持，真係難得嘅好事。游擊隊嘅同志，見佢好似鬼咁誠心誠意，一下大意，以爲佢真係地方嘅開明紳士，亦都好誠意咁請佢合作。呢個時候，算死草陳二叔真係「托塔」都應承，幾大都話得，重話呢的係小事，唔值得乜嘢。

第二日，開羣衆大會，就決定即日起實行二五減租，大家都歡天喜地，家家都好似過年咁高興

。只有個阿華伯，食鹽食得比的後生仔食飯多，佢同大家傾起來，話唔係幾信自己嘅耳仔，唔通算死草今年阿崩養狗轉左性，如果真係實行二五減租，佢呢個做土皇帝嘅實在冇乜入益，點解今日佢咁贊成呢件事，一定其中有乜鬼，世界事決無咁好死。個班後生仔就唔同佢咁想法，大家話只要大家齊心有力量，算死草以後都唔敢為非作惡，就走去同的游擊隊商量量，自己組織好武工隊，決定大家從新做好人，只要自己有力量，就唔怕佢算死草陳二叔日後反骨。點知的計劃都十劃未有一撇嘅時候，突然一個命令，游擊隊就要走人，留都留唔住。開完歡送大會，游擊隊個頭鬆人，算死草陳二叔就派爪牙，到處亂講：「陳二叔聲明在先，以前講嘅話完全作廢，減租減息講吓就得，實行就唔係咁容易，呢的叫做明減暗不減，陳二叔嘅租係鐵租，如果大家唔歡喜，可以自由退佃。」呢的話一傳去，阿華伯就話，果然不出所料，陳二叔唔會咁好死，佢唔食耕仔嘅肉就死都唔眼閉，早話大家唔信，而家就唔信都唔得。後生仔個個都一把火，話要搵人去同陳二叔講道理。當晚就推派左阿華伯同埋兩個後生仔亞松哥亞勝哥，一齊去見陳二叔。亞松哥唔係幾好脾氣，開口就對陳二叔講：「做人要有口齒，講得出就要做得出，點解你翻轉豬肚就係屎？」算死草唔理佢，撚起兩

撒鬚對住阿華伯爛得斥咁講：「你帶埋佢地嚟有乜事？如果係的咁事，何必來搵我，得，等的游擊隊番嚟，我一定滅。不過，你地知道，我陳二叔怕軟唔怕硬。硬，亦得，我有辦法。」旁邊有個爪牙，叫做番狗仔，見陳二叔咁講，就走上前，抽住個亞松哥嘅心口，大聲咁話：「亞松，聲大大，想點呀？我睇你留番的力，番去屋企打你自己嘅老婆重好啦，你有幾多條命呀？」陳二叔見有人喝住亞松，就番轉頭，撚幾下兩撇鬚，對住亞松講：「亞松，你欠落我嘅八担半，聽日記得担來，如果唔担，哼，你知道，我有辦法！」亞松越聽越火起，一拳頭正想打過去，重係阿華伯勸住佢，兩個後生仔氣咕咕咁冇冇癮就走出來。

個的耕仔聽聞三個代表，受左一肚氣番嚟，大家就圍埋一團商量。有的火氣大，主張大家合理來做佢世界；有的胆細，怕陳二叔二三十條槍，打起來唔够兩嘴；最後重係老人家阿華伯話：「唔好輕舉妄動，暫時忍住啖氣，再作打算。」亞松立刻話：「好，佢話要游擊隊來，佢就肯滅，我地就走去搵游擊隊番嚟，睇佢點搞！」講完之後，大家都話咁好，就派亞松哥去追個的游擊隊番嚟。

亞松哥去左兩日，重未番嚟，點知俾算死草陳二叔知道左，佢又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呢次一

定要快刀斬亂麻，然後正保得住自己嘅世界。於是，一面搵齊三四十個爪牙，搬出二三十條槍，做出講打嘅架势，係威係勢；一面又派爪牙，去聯絡隔離左右鄉村嘅惡霸，壯下聲威；再一面，搵幾個大隻嘅打手，帶兩條槍，走去亞松哥屋企，打傷佢嘅老母，搶左佢嘅老婆，打一個下馬威，俾其佢嘅耕仔睇。呢三個做法，的確將的耕仔嘅風頭火勢一下就打熄左，大家都暫時唔敢出聲，只好等亞松哥番嚟再作打算。

點知亞松哥去左五六日冇聲冇氣，大家都替佢擔心，都話大家害左佢，使佢家散人亡，只有大家養住佢個老母先。第七日，忽然嚟左兩個生步人，一男一女，入村就話要搵松嫂，的鄉下人聽見佢地咁講，知道一定係游擊隊派來嘅人，亞松哥就快手快腳拖左佢地走入阿華伯嘅屋企，啱啱阿華伯响度，一聽見都唔知幾咁歡喜，一邊吩咐新抱招呼佢地嘅茶水，一邊就一五一十將佢地走左之後，算死草點樣惡死法，講個一清二楚。呢陣時，聽到消息走嚟阿華伯屋企嘅人越來越多，塞滿晒成個廳。個男人睇見大家咁歡迎佢地，佢好感動咁話：「都係我地唔好，走得匆匆忙忙，唔幫忙大家組織起力量，然後正累得大家受惡霸嘅氣。」大家都話唔好講呢的咁嘅話咯，重係講下而家點樣搞

燒個算死草嘅正經話重好啦。個男人好淡定咁講佢嘅計劃話：「我呢次係奉命嚟同陳二叔談判嘅，佢既然話只要我們番轉嚟呢度佢就肯減，咁我就嚟問下佢點嘅意思？」阿華伯搖搖頭話：「算死草有咁好死咩？佢不過擺來講，邊處有你地咁正人君子，肯爲我地耕田人打算呢！重有，佢呢份人正一扭計祖宗，乜嘢話都講得出，你地干祈唔好上晒佢當，領正嘢呀！」個男人話：「我地有分數嘅，只要大家齊心肯幫忙，唔通咁多人都怕佢二三十條槍嘍！好啦，時候唔早，我都要去咯！」佢企起身想走，阿華伯忽然想起，重唔知佢姓乜名乜，就好唔好意思咁問佢，個男人自己都笑起來話：「我呢個人都係粗心大意，喺，我嚟介紹一下，我叫做謝桂清，佢叫做陳英，以後有乜嘢我地見唔到嘅你地都要時時提醒正好。」阿華伯嘅新抱，忽然插個嘴過來講：「呢個游擊隊大姑唔好去，就留响呢度等消息好咯！」阿華伯見個新抱咁多嘴，正想鬧佢一餐，點知個的鄉下人個個都話：「大嫂講得啱，個游擊隊大姑就留嚟度，有乜事我們大家都有個人問下。謝先生，就咁啦！」謝桂清想一下，亦係道理，就問陳英嘅意思，陳英話：「好，我就留嚟度，唔要緊，我重可以幫輕下大嫂，煮飯洗衫種菜我乜嘢都嚟得嚟！」講到呢度，大家都忍唔住笑起來，大家係笑得咁親熱，好似一家

人咁。

而家講到個謝桂清一個人走去陳二叔嘅屋門口，見有條牛王仔喺度指手劃腳，佢認得呢個係陳二叔嘅爪牙番狗仔，佢就走埋去話要搵陳二叔，番狗仔睇見個生步人，心裏想唔通係游擊隊，就大聲問佢係邊度嚟嘅。謝桂清好淡定咁話，係游擊隊送信嚟嘅，番狗好聽見就失左魂，連問都唔敢問，三扒兩撥走左番入去，好耐好耐正番出來話：「陳二叔請你入去！」謝桂清行頭，番狗好囉後便眼甘甘咁跟到實。陳二叔坐响廳度，旁邊有四個打仔，都揸住槍，如臨大敵咁，等一見到只係一個人入嚟，佢然後放落心事，立刻依開個死人口，裝得鬼咁客氣咁，話歡迎歡迎。謝桂清將隊長個封信送埋去，跟住就話：「我地隊長多得你地個次招待，呢次特登叫我來多謝嘅。」陳二叔連除話唔使客氣唔使客氣，重叫個的打手奉茶奉烟。謝桂清坐响度，好留心咁睇住陳二叔睇個封信，見佢睇開頭幾行猛咁笑，到睇落去就有晒笑容，睇完想左一陣，又依開個口，裝成好似笑咁話：「你地隊長咁客氣，真係唔敢當。不過，你地隊長怕聽錯嘍，我地呢度無的咁嘅事，二五減租我唔係實行左哩咩；不過，個的耕仔人心有厭足，响度借事生非之馬。唔該你番去同隊長講，我陳二叔歷代都係

好人，係一個地方紳士，一向都肯爲桑梓服務，而家連屋企二三十條槍，都擰左出嚟，相信呢度嘅治安，我係有辦法嘅。就係咁啦！」謝桂清見佢執迷不悟，想送客咁樣，就企起身話：「我頭先已經同的鄉里傾過，乜野都知道晒。我地只係一番好意，如果陳先生咁肯俾面，咁我就番去照實同隊長講。不過，我想請問一下陳先生，點解我地隊伍來嘅時候咁客氣，而家又咁呢？」陳二叔企起身，有心想送客，只係講：「我地本夾冇乜兩句嘅，只求河水不犯井水，你地亦都唔使咁逼人太甚嘍！」謝桂清有的要走咁準備，又坐番响度話：「咁陳先生以爲二五減租啱唔啱呢？」陳二叔話：「我好贊成。」謝桂清話：「咁點解又明減暗唔減呢？」陳二叔話：「並無此事！」謝桂清話：「如果有呢？」陳二叔話：「我唔知。」謝桂清重想講服佢，好耐心咁講：「陳先生，我地嘅主張，向來都係耕仔地主都照顧到嘅，譬如一面要減租減息，一面要交租交息，雖然減一的，耕仔有番啖好食交租都交得容易的，豈不是大家都好。如果耕仔窮，地主都唔係幾好嘍！你話呢咁鄉下耕仔多，抑或地主多呢？……」陳二叔火起上來話：「你係唔係想恐嚇我？」謝桂清話：「咁又唔係。不過做人人都要將心比己，唔好趕到的耕仔咁絕！你話係唔係呢，陳先生？」陳二叔鼓起泡腮，謝桂清

見講多都有用，就話：「好啦，呢次我先番去，如果陳先生有意思真正想減租，我地過兩日再來聽消息啦！」講完之後，謝桂清就走。

陳二叔呢次真係冇晒符，想唔到游擊隊會咁對付佢，想來想去想唔通，自己响呢度霸左二三十年，從來冇人敢同佢講惡，連「政府」都唔敢來碰佢一條毛，最多不過要佢送一份禮啫，點解的游擊隊要咁搞呢？唔通就怕晒佢地，如果答應左真正實行二五減租咁就唔止收少好多谷，而且二三十年嘅面子都有晒，呢的事點能够答應。前次佢地隊伍响度就有得好講，呃下佢地歡喜都有所謂。而家佢地又唔知响邊，遠水唔救近火，而且重有的「政府」軍追到佢地瘦，唔通真係咁有癮，要來打呢度？就算打，有二三十條槍，幾大就幾大，咁都驚死以後就使做人？佢想想下就胆雄起來，吹足幾口鴉片烟，又想出幾條計仔：第一條，派人去「縣府」，請佢地派兵來「剿匪」，一切供給佢都担起。第二條，送幾担禮去隔離鄉土霸屋企，講明大家患難相助，如果唔係以後就大家都會俾的游擊隊趕到絕。第三條，叫的打仔認真守住村口，同時嚟幾個碼倭都駐多的人，打醒十二分精神，生步人唔准入村，游擊隊來幾大都打，第四條，最陰毒，實行清村，家家主主都去搜查，一查冇有生

步人來往，二查有冇軍火，三查有冇糧食。總之托出個「聯防」嘅招牌，將的軍火糧食都全部搜晒番嚟，唔聽命令嘅一律當游擊隊辦，捉番嚟正講。呢四條計仔想好，就派的爪牙趕快照辦。

一句話分開兩頭講，自從謝桂清出去搵陳二叔談判，陳英就同阿華伯嘅新抱兩個人商量，家家主主去做拜訪工作。陳英去到一家，就先同一家嘅女人講，講明呢次二五減租嘅意義，同算死草點解有意同大家為難，無非一心想大家鄉下人都餓死。呢的係鄉下人自己嘅事，男女老少都有份嘅，只要大家肯齊心，二三百個耕仔，同耕仔嘅妻兒子女，唔通就怕左陳二叔個二三十條槍，大家都唔敢替自己做主？呢番話一講，男男女女都興奮起來，一傳十，十傳百，傳左開去，大家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好快就改變左過去怕晒陳二叔嘅心理，轉成幾大都同算死草算清呢筆舊賬嘅決心。其中最熱心嘅一個後生仔，就係亞勝哥，但大聲嚟自己嘅兄弟叔伯面前嗆起嚟：「我地大家從今時今日起，就同佢算死草鬥過，一定要鬥贏佢，幾大都唔使怕。」呢陣時，喺游擊隊駐紮時參加武工隊嘅耕仔，大家都捋手捋腳話：「我地大家插血誓願，生同生，死同死，如果陳二叔敢碰我們一條頭毛，我地大家都齊心合力同佢搏命，打死佢個算死草！」大家正在羣情激奮嘅時候，就聽見講

謝桂清同陳二叔交涉毫無結果，大家更加火上添油，立刻推出亞勝哥去搵謝桂清，好彩囉村門口追上佢，就同佢話：「我地武工隊已經決心同算死草搏命，請你番去同隊長講，只要你地開隊嚟，我地就裏應外合做低佢！」謝桂清話：「得，你地既然有咁嘅要求，我地游擊隊本來就係大家嘅武裝力量，一定支持你地嘅。而家你地只要大家齊心，堅持一下先，我地兩三日大隊就開嚟，到時再同佢算死草談判，佢肯和平解決最好，如果唔肯，佢一定係壽星公吊頸，自己嫌命長。」謝桂清走走左，陳英就和亞勝哥商量，定出兩項大計劃：第一項係大家窮苦人要靠得緊，一家有事，大家一齊對付，等佢算死草冇晒辦法；第二項快的搵人去同算死草嘅打仔做工作，除左番狗仔個班死黨，其他的打仔逐個逐個去講服佢地，使佢地明白跟算死草冇乜入益，如果講得服十個八個，就等於削左算死草嘅手脚，算死草呢次就會一的辦法都有晒。亞勝哥照計行事，就分配武工隊嘅人馬分頭進行。果然呢的計仔確係使得，第一陣就破左算死草嘅『清鄉』計劃，個的爪牙正去到第一家人家要搜查，武工隊就動員男女老少一齊走到第一家人家去。七言八語立刻將的爪牙趕走走左，一粒米都唔俾算死草。個的爪牙見人多口多，都有晒辦法，連第二家人家都唔敢去，就走左番去覆命，唔敢再

惹事生非。第二陣又打左一個水勝仗，出動的老人家同女人，利用一的親友關係，三個一羣，兩個一隊，搵倒的算死草嘅打仔，同佢地講道理，講到佢地一個一個心都軟晒，使佢地想到食算死草嘅飯，確係冇厘好處。再加上算死草平日待人，真係刻薄成性，俾佢度過算過，草都有條生，大家就話：「河水不犯井水，我地只要有兩餐，唔通一定要爲算死草賣命咩，只要大家唔好難爲我地就得啦！」呢一袋的確煲得好，所以等到算死草想發脾氣，要番狗仔帶十個打仔，逐家去搜查嘅時候，的打仔你推我推你，個個都唔想去，攪得算死草一戙都有埋。喺呢種咁嘅情形底下，算死草都有晒符，眼光光睇住俾人剃晒跟眉，一時都想唔出好嘅計仔來收拾的耕仔，只好將一切希望寄託到『政府』派人來『剿匪』。

算死草成日派人喺村外望『政府』軍隊來，望左兩日，第三日果然望到有部隊開來，以爲呢次有希望，點知等佢望清楚個陣時，原來係游擊隊。算死草呢次真係有晒表情，一時都唔知打好抑或唔打好，唔打就一定輸，而且一定輸得慘；打呢，的打仔又有厘神氣，未必打得贏。佢一世人都未試過咁，呢次真係有晒主意。一直着急到等番狗仔番嚟報告，游擊隊不過來左二三十人，佢又好似

心雄左好多，一面立刻派幾個爪牙去附近的土霸請救兵，一面殺左兩只豬，請的打仔大擦一輪，自己親身出馬，向的打仔訓話：「我陳二叔總算有待遇大家，好酒好肉養左大家咁耐，呢次有事，大家都應份多出的力，何況呢次大家唔係幫我一個人。如果游擊隊入左村，大家係我陳二叔嘅人，佢地個班殺人放火嘅傢伙，唔通就會放過你地？到時你地一個一個都會俾個的老八殺左個頭，吊囉祠堂門口示衆，問你地怕唔怕？而且，你地嘅老婆俾佢地公妻共產，個個都有好死！而家我二三十條槍交晒俾你地，睇你地良心，做人做鬼都係睇呢次嘅啦！」陳二叔最會表情，講到呢度佢重乙乙聲咁喊起來，攪到個班打仔都你眼望我我眼望你眼咁，心亂如麻，唔知點好。飲飽食醉之後，陳二叔就叫佢地各人番去守穩個幾個碉堡，見游擊隊就要開槍，只要捱過今晚，最遲到聽朝隣近嘅人馬來嘅時候，游擊隊個二三十人就一定執咗咁執，大家都唔使怕嘅。

個班打仔走左有幾耐，點知神不知鬼不覺，個謝桂清又已經踏入左陳二叔嘅門口。番狗仔想攔住佢，個謝桂清話：「我地嚟談判，唔係來打交，米咁慌失失啦！」佢就唔理三七二十一，一直走入去搵陳二叔，開口就話：「陳先生，我地隊伍開來啦，唔知陳先生嘅意思點呢？」算死草當堂砍

漲，唔知點好，後來重係頂硬上話：「你地最好唔好入村，因為我地唔係幾歡喜！」謝桂清話：「我睇陳先生唔好咁硬頸，我地娶入你亦有乜辦法可以唔俾入，不過，我地隊長話，唔想你地流血，只要陳先生肯商量，大家總可以講。」陳二叔忍唔住，好似發神經咁講：「你地要打就打，唔通我陳二叔打唔過你地？黷屍，我唔同你講！」謝桂清好唔客氣咁講：「如果你一定要同人民作對，將來你一定會後悔嚟！」講完之後頭都唔回就走左出去。點知謝桂清正走到出口，外面的鄉下人就圍住個門口，大聲咁噏：「陳二叔出嚟，我地有話講！」嚇到陳二叔一句話都講唔出，謝桂清攞轉頭對佢話：「陳先生，你究竟點打算呀！」陳二叔好似炸藥咁大聲亂叫：「黷屍黷屍！」番狗仔個死仔，拉出槍來，向人堆放左幾響，個的人叫起嚟，有人亂掙石頭入來。番狗仔重想放槍，謝桂清大聲喝佢：「你再敢放槍，你有幾多條命呀？」番狗仔好似神經左咁，一槍向謝桂清打過去，哎喲一聲謝桂清就跌左响地，個的鄉下人見鬧出人命，就瘋狂咁擁左入來，幾個人拾起謝桂清，其餘的人就亂拳亂腳打番狗仔同陳二叔兩個，打到佢地走入二廳，頂實度鬥，佢地打爛晒個廳的野，正走番出去。

呢晚陳二叔成晚馴唔着，將所有嘅門都閉實頂實，重要番狗仔調番十個打仔來保衛自己。第二日，佢聽見村外有槍聲，佢想一定係救兵到，然後正定番一下神，叫番狗仔出去探聽消息。點知過左一陣，槍聲停止，番狗仔垂頭喪氣番來講：「隔離村個兩支救兵，有五六十人嘅，都俾游擊隊趕走左，而家游擊隊分出一支兵，一直追到佢地瘦，怕都有晒行咯！」陳二叔唔信鏡，火滾滾咁話：「咁游擊隊究竟有幾多人呀？」番狗仔冇厘神氣咁話：「我睇至少一二百！」陳二叔面都青晒咁跌囉張太師椅上，連氣都抖唔出來。停左一陣，番狗仔問：「我地點呢？」陳二叔又火滾起來話：「打！打呀！唔通你以為打傷左佢一個游擊隊，你將會有好死！」番狗仔聲窒窒咁話：「早知我唔開槍啦！」陳二叔撻起上來，一巴就打過去話：「死仔，生人唔生胆，打死好過病死呀嗎！」番狗仔俾佢打得火起，拉出條槍話：「你咁够胆，你自己唔打？」陳二叔想唔到連自己嘅最心腹嘅人都咁，正在慌失失嘅時候，門外走入來兩個打仔同一個女人，個女人一見到佢，開口就話：「陳先生，我係游擊隊派來嘅，我叫做陳英，隊長叫我通知你，請你快的答覆，究竟點？」陳二叔一聽見係游擊隊，真想唔到佢地的人話嚟就嚟，究竟係點樣入來嘅，佢一火起就問的打仔：「你地未得我吩咐

，點解就帶佢入來？」陳英語：「你唔使咁火氣，我而家只要你答覆：如果你肯認真答應二五減租，我地游擊隊就唔入村，而且已往不究。連你打傷左我地嘅人都唔問你賠償，只要你解散你嘅打仔，將二三十條槍交出來俾呢度嘅鄉下人就得了。呢次係最後一次機會，如果唔咁樣做，就唔好怪我地，捉左你交俾鄉下人大家公審，清算起來我睇你都唔係幾着數！」陳二叔重未開口，番狗仔就首先講：「只要你地唔怪我打傷謝先生，我就第一個繳械！」陳二叔睇見咁嘅情形，好似鬥輸左嘅公雞咁，有陣神氣咁話：「咁就請隊長嚟接收好啦！」陳英聽見佢咁講，就對門外大聲咁噓：「亞勝哥，你地入嚟啦！」响門口個度，幾個人就擁左入嚟，一共四個：亞勝哥，亞松哥，阿華伯同埋佢個新抱。陳英同佢地話：「陳先生而家願意實行二五減租，同時解散佢嘅打仔，將二三十條槍交俾你地嘅武工隊，以後你地就可以囉呢度自己組織起村政權，自己當家，管理自己嘅事咯！」呢陣時，幾個人重扶埋受傷嘅謝桂清入來，謝桂清笑迷迷咁講：「如果陳先生早肯咁樣，就唔使我而家咁辛苦啦！」陳二叔正係喊唔喊得笑唔笑得嘅時候，番狗仔已經走過去同謝桂清話：「謝先生，都係我唔好，我以後一定重新做個好人，你唔好怪我囉！」謝桂清話：「我點會怪你啫！」

咁樣，算死草嘅事情就和平解決左，游擊隊遵守自己嘅條件，隊伍唔入村，只係經過武工隊嘅請求，隊長同幾個政工幹部入來，同大家講左一次話，講明呢次和平解決，主要為左全村男女老少，大家唔使聽槍砲聲，同埋避免大家流血，從此陳二叔如果重新做好人，大家亦不必當佢仇人看待，只要實行二五減租有成績，大家都可以努力生產，過好日子。最後，佢重特別講，呢次咁好嘅結果，都係大家齊心合力組織武功隊嘅功勞，以後大家就應該知道，我地自己係有力量可以解放自己嘅！當晚，武工隊開左一個慶功大會，游擊隊重派左個政工隊入村，做戲跳舞同唱歌，開鬧熱熱咁搞左一晚。第二日，游擊隊要走，大家就要求佢地留低的人喺度，幫助佢地建立村政權，隊長亦答應左，留低謝桂清、陳英、同兩個政工幹部，幫忙佢地搞學校，搞武工隊，搞農會，同搞村政權。最後開左個村民大會，一勁選舉左阿華伯做村長。個的耕仔高興得比過年重緊要，打鑼打鼓，唱戲舞獅子，熱熱鬧鬧咁過左成三四日，到謝桂清提出春耕運動嘅時候，大家又將精神集中到攪生產，連個班打仔而家都覺得耕田係快樂咯。（文協方言文學研究會編：『方言文學』）

（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

呢的正係人民嘅軍隊

• 廣州話廣播劇 •

時間：當城市解放嘅第一日。

地點：華南最有名嘅大城市，有一主人家嘅屋企。

人物：

陳不明兩公婆，都係冇乜知識嘅良民百姓，一向安份守己，不過耳仔生得軟，喜歡聽埋晒的唔三唔四嘅話，所以就有時會俾人昆倒。佢地有個女，叫做蘇蝦女，讀小學六年級。

陶子蓀，係陳不明嘅老婆嘅細佬嘅大舅，曾經做過日偽時代嘅憲查，勝利後又做過「黨棍」，平日就好事多為，而家更係無惡不作。佢知道陳不明重有幾個錢，就想用各種謠言嚟昆掂

佢，既可以有錢作，又可以掩護佢做特務工作，更可以利用陳不明把嘴「擴大影響」。

李大化兩公婆，係陳不明嘅隔離鄰舍，捱左二十年嘅小公務員，响國民黨統治時期就「乜都睇到化」，不過佢寫得一手好字，又精通會計，所以可以保存個只爛飯碗。個老婆叫徐玉芬，知書識墨，做左市小教員十五年，捱窮捱慣，骨頭捱得十分硬。佢地有一個仔，已經十二歲，重未有錢供佢讀書。

人民解放軍士兵一人。

秧歌隊一隊，裏面有一個能講能唱嘅宣傳員；演講「約法八章」，又講又唱，十分動聽。街坊羣衆好多人。

廣擴員。今日人民解放軍入左城，第一件大事係恢復秩序，老百姓唔使驚慌，呢的係人民自己嘅軍隊，佢地一定嚴格遵守解放軍嘅軍紀「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同時重有入城嘅「約法八章」，凡係老百姓都受保護，人民解放軍絕對唔會要老百姓嘅一針一線，連一啖水都唔飲老百姓嘅，所以，老百姓要慰勞解放軍，淨係表現一點心事就得咯。佢地絕對服從入城嘅紀

律，絕對愛護老百姓，佢地唔會接受任何物質上嘅慰勞嘅。……如果大家唔相信，喺，呢度就有一件真實的事，喺一主人家，有一對夫婦，佢地平時唔肯出門，解放軍入左城，佢地重响屋企唔敢出嚟，你地聽下佢地自己話說話啦！

陳不明：我叫陳不明，响××城住左三代，乜嘢世界都見過，桂軍滇軍個種橫行霸道，重親身受過添。呢次聽聞光頭佬嘅軍隊走左，老八嘅軍隊埋城，唔知的老八重係唔係殺人放火，所以我都係照舊時嘅法子，買好米同鹹魚，立心唔出街；過左呢個風頭火勢，將來再作打算。喂！蘇蝦女個媽媽，你要煮飯咯，時候都唔早啦。

陳妻：你呢個人淨係記得食，好心你就出去外便睇下，究竟而家唔知點啦？

陳不明：哎，兵慌馬亂，流彈橫飛，我睇都唔好咁大胆，重係等過幾日睇定的嘅嘍正好。

陳妻：你呢個人真係生人唔生胆，你企嚟窺口望下，外使都唔知幾太平，怕乜嘢呀，响屋企又點知嘢哩！

蘇蝦女：爸爸唔去，我去！我番學校睇下，講唔定呢兩日就要上堂添！

陳不明：你干祈唔好去，我只有你一粒女，……呀，陶先生嚟啦，你地問下佢好唔好亂咁出去？

陶子蓀：啊，老陳，你都幾會嘆，响屋企就唔使咁就驚受怕，外便呀，的老八都唔係人咁品，唉！

陳不明：係唔係呀？唔聽老人言，一世冇個錢。

陳妻：你聽佢發嗱風，佢自己點解又唔响屋企嘆，唔通佢心口鑲左鋼板？

陶子蓀：唉，阿四姑，你就有所不知咯，我一心嚟通知你地嘍，的老八而家入城，梗係二四鷄粥整

下色水，過幾日你就知，我聽講老婆要分配，仔女要歸公，老人就送去老人院，重有，一

家人嘅家產唔准超過十萬，多餘嘅就撐嚟充公。……

陳不明：唉，咁樣唔係……

陳妻：你好信唔信信個大砲鬼，佢食飽飯冇屎疴，响度亂車亂諦，唔通你都信佢？我問你：你响

邊度聽嚟嘅？

陶子蓀：的老八响北平天津都係咁，有人番嚟講呀嗎！

陳妻：邊個人番嚟講？

陳不明：唉，女人之家，講咁多做乜嘢呀，信就信，唔信就唔信，當一個笑談就係咯！喂，子蓀，你重聽到的乜嘢呀？

陶子蓀：我講你都唔信個咯！

陳不明：只管講嚟聽下。

陶子蓀：要講呢趨就真正燒到阿四姑個踏咯。

陳妻：燒你個踏！

陶子蓀：噏，等我嚟嚇下你啦！老八唔准人家拜神，亦唔准信教，過幾日就會落個命令，凡係拜神，婆信教友，如果再拜神信教，就拉人夾封舖，重要殺頭。

陳妻：（有的動搖）唔通老八就有祖宗嘅，佢地唔拜祖？

陶子蓀：唉，我都話你唔化，而家係老八世界，佢地話乜就乜，佢地拜就有罪，你阿四姑就唔准拜，拜就殺頭。

陳妻：殺你個頭！

陶子蓀：你米咁硬頸，風水佬就呃你十年八年，呢的呀不過係一兩日嘅事，你如果唔信不妨駁長條命來睇下！

陳不明：你又何必同的女人咁生氣呢！講老實啦，咁你打算點呀？

陶子蓀：我？無兒無女，又有家產，更兼唔拜神信教，怕乜老八嚟？嚟重好，好彩分配個靚女俾我做老婆，唔係重好過舊時。

陳妻：（心心不憤）你好過舊屎！

陳不明：我想落香港避下先，唔知你有乜嘢路數搵車搵船？你人面熟，想下辦法，總之我唔會虧待你嘅。

陶子蓀：咁就難咯，不過，有錢總好商量。

陳不明：錢乃身外之物，你祇管你去想辦法好啦！

陳妻：睇你個爛佬樣，好似有百萬家財咁，你去香港食鹹水呀！

蘇娘女：我唔去香港！

陳妻：蘇蝦女個先生嚟啦，我地問下佢。

蘇蝦女：徐先生，徐先生。

徐玉珍：蘇蝦，啊，陳先生，陳太太，乜你地唔出街去睇下呀？都唔知幾熱鬧？個的秧歌隊，到處打鑼打鼓，好似過年咁快活呀！

蘇蝦女：徐先生，我地學校幾時上堂呀？

徐玉珍：都係呢幾日咯！唔先軍管會就召集我地小學教員談話，過兩日就可以上堂。陳太太，你都唔知，的老八都唔知幾好禮貌，頭先有個後生仔去學校，同我地傾偈，問我地嘅生活情形都唔知幾關心，重話一定會設法解決我地嘅生活困難，叫我地安心教書。

陳妻：真係咁好！

徐玉珍：你唔出門點知呀。

陳不明：又話有拉人封舖嘅事，係唔係嚟！

徐玉珍：佢地只係沒收官僚資本，老百姓嘅嘢一針一綫都唔要。我都重未見過咁好嘅軍隊呀！唔先

，我個李先生響門口見到老八，一身水一身汗，好心招呼佢入去坐下佢唔肯入，倒杯茶俾佢都唔飲，佢只同我地話：老百姓嘅嘢，佢地一的都唔要得，茶都唔飲。而家重響屋企門口度，同李先生傾緊偈。

陳不明：啱有冇捉人呢？

徐玉珍，唔聽見講，不過，我响學校聽見個後生老八話，做過特務嘅人，應該去軍管會報告。只要以後唔去做壞事，唔害人，重有改過自新嘅機會。

陶子蓀：真有咁嘅事，點解我唔聽見講咁？

陳妻：你就係聽埋的拜神信教就殺頭咁嘅衰嘢，點會聽到呢的咁嘅嘢呀！

徐玉珍：邊個話拜神信教就殺頭？

陳妻：呢個大砲鬼話囉！佢重話乜嘢老婆分配，仔女歸公，老人送老人院，一個人限十萬家產，超過就充公，你地做教師嘅咁有冇聽過呀！

徐玉珍：呢的係的特務份子有計劃散播嘅謠言，想搞亂社會嘅秩序嘅，陶先生響邊度聽嚟嘍？

陶子蓀：我都係間接聽嚟嘅，嗰個人又話係聽人講嘅，我都唔係幾信？

陳妻：你重話唔信？啱先你重嚇我添！

陶子蓀：唔係，唔係，我不過講俾你地聽下之馬。

徐玉珍：咁唔啱我去請我先生同嗰個老八一齊嚟傾下，等佢講下都好！

陶子蓀：咁又不必，不必。

蘇蝦女：徐先生，我同你去！

陳不明：蘇蝦女，你唔好去。外便立立亂，去乜嘢？

徐玉珍：陳先生，唔使怕，外便比以前重太平，的滾友牛王頭都唔敢亂嚟，怕乜嘢啫！

陳妻：係咯，只有佢正咁驚青，蘇蝦女，你跟徐先生去啦，唔怕啫！

徐玉珍：我去一下就番嚟，蘇蝦，嚟，一齊去啦！（下）

陳不明：唉，呢個講好，嗰個又講唔好，都唔知信得邊個好？真係！

陳妻：梗係信徐先生講嘅啦！呢個大砲鬼，亂車亂諱唔要本，唔通你重信佢？

陳不明：咁就梗係個個都想好嘅啦，不過……

陶子蓀：信唔信，都有問題，不過，穩陣使得萬年船，我倒贊成陳四哥去香港避下先，如果真係好，至番嚟都唔遲呀！如果係唔好，咁就早走早着咯！

陳不明：我都係咁想。

陶子蓀：係就快的，船車包在我身上。

蘇蝦女：嚟啦！嚟啦！……（拖埋李大化兩公婆上）

李大化：陳先生，而家你唔使怕啦，唔講你，連我自己都係咁，真係耳聞不如目見，呢次我正真正相信：呢的正係人民嘅軍隊。

徐玉珍：解放軍同志，請你到呢度嚟啦，呢位陳先生有的嘢想請教下你。

解放軍同志：（上，企响門邊唔入屋）啊，各位先生，有乜嘢事呀？

陶子蓀：（故作緊張狀，倒茶奉烟，嘻笑臉，一舖下賤相）解放軍同志，請入嚟坐下啦！請茶請烟，唔使客氣，大家都係一家人，你當呢度係自己屋企咁正好呀！

解放軍同志：多謝多謝，我唔口渴，唔使飲茶，我唔食烟嘅，唔使同我客氣，唔知大家有乜嘢唔明白嘅，請講出嚟，我一定盡我知道嘅答覆。

陳 妻：你地共產黨係唔係公妻共產嘍？

解放軍同志：呢的只係國民黨反動派惡意宣傳，共產黨係領導我地人民進行革命嘅政黨，一切都從老百姓利益出發，毛主席時時教訓我地要做人民嘅勤務員，如果我地做得唔好，歡迎你地唔客氣嘅批評。

陳不明：聽講你地限制一個人嘅家產唔准超過十萬，究竟係唔係真嘍？

解放軍同志：唔會有的咁嘅事，我地嘅「約法八章」講明，保護老百姓嘅財產，重講如果有破壞份子乘機搗亂，搶劫或破壞，一定要辦？

陳不明：係咁就好咯！

陳 妻：我講你唔信，而家解放軍同志講你就死死地信咯。

解放軍同志：咁就唔係咁講，總之請你地放心，做生意可以照常做生意，開工廠可以照常開工廠，

如果有乜嘢認為我地做唔啱嘅，都可以盡量提出嚟，我地係人民自己嘅軍隊，當然希望大家合作，搞好我地嘅國家。如果有乜意見，我就番去咯，多謝你地嘅指教。

陳 妻：你地咁辛苦，响度休息下，食餐便飯先啦！

蘇蝦女：唉吔，解放軍大哥個對鞋都爛晒咯，我有對膠鞋送你好唔好？

解放軍同志：多謝你，我地自己有鞋發嘅，唔使咯。

陳 妻：傻女，你對鞋又點啱解放軍同志着呢？不明，你個對新鞋撐出來，睇下啱唔啱啦？

解放軍同志：多謝你地，你地對我太好，我都唔知點樣多謝正好。鞋我唔用得着，我唔要，你地嘅

盛情，我心領咯。好啦，冇乜嘢我就走咯。

陶子蓀：食左飯先啦，咁都唔俾面？

解放軍同志：唔係咁講！我地解放軍係有紀律嘅軍隊，我地嘅三大紀律第二條講：「不拿羣衆一針

一線」。總之，你地嘅盛情，我心領咯。下次再傾，再見！（下）

李大化：怪唔得解放軍打親都贏，國民黨打親都輸，真係古人講得好：「得民者昌，逆民者亡」。

我响國民黨機關做左半世公務員，連皮帶骨都俾的冚家剝清刮盡，而家然後總算過番一日好日子，以後大概唔會咁慘咯。

陳不明：呢個世界真係一百歲唔死都有新聞睇，以前我都係咁想，老八一定係殺人放火嘅大賊，朱毛一定係三頭六臂鬼神惡煞，而家耳聞不如目見，啱先個後生仔，你睇佢幾斯文有禮，唔似個兵咁樣，明明口喝都不肯飲一啖茶，重咁辛苦同我地傾偈，明明對鞋爛晒，都唔肯要我地送嘅鞋，唉，呢個世界真係變晒咯！

徐玉珍：世界唔係變，只係個的騎响我地頭上半世嘅國民黨反動派走晒，過去的咁嘅日子都結束左係真。而家，有左共產黨同解放軍，我地可以伸直腰骨做人咯！

陶千蕪：講係咁講啫，點知以後係唔係咁嘍，收買人心嘅嘢，邊個唔會做呀！

蘇蝦女：唔通你會咁做？

陳妻：好啦，你呢份人，舊時做官就嚟我地呢度講惡，而家衰左又嚟說（稅）我地落香港，你都米咯！你記得蕪自頭個陣時，你做密偵個種惡法，你都要顧住收尾幾年正好呀！如果你收

心轉性，我睇你都……

徐玉珍：陳先生，陳太太，你地都要唔好聽埋咁多的謠言正好。蘇蝦，你得閒就叫埋我番學校去睇下，响屋企就勤的溫習功課，準備上堂咯！

陳不明：老陶，我唔去香港咯，多謝你，唔使同我想乜嘢辦法搵船搵車咯。

秧歌隊：（在街外打鑼打鼓唱起來，好多羣衆喝采嘅聲音，越嚟越近，而且越唱越人多。）

解放軍，聲威够，

渡江南下，解放廣州。（詳見九七頁：「廣州解放歌」）

.....

蘇蝦女：爸爸，我地出去睇下，咁熱鬧，去呀，去呀！

陳不明：去，我地大家去！

秧歌隊：（演講）唔先個只歌好聽唔好聽？（羣衆：好聽！）唔先個只歌容易唔容易唱？（羣衆：容易！）噏，而家我解釋一下，呢只歌係講「約法八章」嘅，呢個「約法八章」係解放軍

總部頒布嘅，第一章係保衛全體人民嘅生命財產，咁我地老百姓今後就唔使憂愁唔安全，大家話應該唔應該？（羣衆：應該！）第二章係保護民族工商農牧業，做生意開工廠都受到保護，大家話好唔好？（羣衆：好！）第三章係沒收官僚資本。官僚資本就係舊時的國民黨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同埋班死黨官僚，假公濟私，刮地皮刮嚟嘅錢，大家話應該唔應該沒收？

羣衆：（七嘴八舌）的百家剗嘅錢，梗係要沒收啦！……沒收都益左佢地添！……我地俾佢刮得慘。沒收，沒收！

秧歌隊：（演講）係咯，大家呢幾年來俾個的國民黨反動派刮得慘，第日你地可以去講俾政府聽，控告佢地。噏，重有，第四章係保護學校，醫院，同一切公益事業，唔准任何人去侵犯！以前我地間學校就俾國民黨軍隊霸佔，而家解放軍嚟左，學校就可以上堂讀書，大家話解放軍係唔係保護我地老百姓嘅軍隊？

羣衆：解放軍萬歲！

秧歌隊：（演講）第五章係除左戰爭罪犯同罪大惡極嘅反革命份子，無論乜嘢大小官員警察，只要

唔係陰謀破壞，就都可以各安職守，做佢地嘅原來工作。

羣衆一：有的人散播謠言點辦？

秧歌隊：咁就要睇情形，散播乜嘢謠言？

羣衆二：佢地話公妻共產，殺人放火。

秧歌隊：散播謠言嘅係乜嘢人呢？

羣衆三：有的係老百姓。

羣衆四：有的係以前嘅三青團人馬。

羣衆五：有的係三姑六婆。

秧歌隊：咁我地就要分開睇睇，如果係帶頭嘅特務份子，故意散播謠言一定懲辦！如果係被騙殖或收買出嚟散播謠言嘅，查清楚後就准悔過自新！如果係普通老百姓，聽左人地嘅謠言，隨便亂講我地就應該向佢解釋清楚，叫佢唔好再上特務份子嘅當！

羣衆：咁就好，唔會話拉錯人！

秧歌隊：（演講）第六章係要個的散兵游勇，交出鎗枝，自動投誠報到，既往一切不追究！……（

聲音漸小漸低）

陳不明：喂，老陶，我睇你……

陶子蓀：（心慌意亂）我？我乜嘢！

陳妻：你自己嘅嘢，你自己知呀！

陶子蓀：我唔係同你地一樣，都係普通老百姓。

陳不明：唉，老陶，我同你相識咁耐，我明白你，人邊個唔要面子，而家世界變好啦，大家都重新做好人啦，你都應該趁呢個機會，想下自己，唔通一世人都係咁。我真心對你講，最好係去自動投誠報告，做番個好人，咁正對得起祖先，亦都唔冤枉我地一場親戚呀！

徐玉珍：陶先生，唔怪我多嘴，我都係咁想，你做過日本仔嘅密偵，又做過三青團特務，而家又周圍咁講的唔三唔四嘅謠言，只要你肯從此做過好人，啱先的秧歌隊唔係講話只要肯改過自新，就既往一切不究嗎？

陳 妻：做人做鬼，隨得你自己啦！

陶子蓀：（慚愧）我而家都知錯咯，我總唔會咁錯落去嘅，你地睇下啦！我要去報告，而且將的留家割瓦崩爛告晒出嚟，然後正贖得清我嘅罪過。（下）

陳 妻：呢次睇佢都會轉性，浪子回頭金不換，以後我地都唔好睇衰佢！

陳不明：所以，我話，世界的確唔同咯！

秧歌隊：（唱番舊先個只歌）大家一齊唱啊！

陳不明等：（首先由蘇蝦女唱起）解放軍，聲威够，渡江南下，解放……：

廣播員：而家呢件實在嘅故事已經講完左咯，陳不明公婆交帶我講俾大家聽，叫大家唔好學佢咁傻，成日喺屋企唔敢出街，只要肯出嚟外便多睇下，多問下，再多想下，就知道而家呢個新政府，真正係我地大家老百姓嘅政府；而家呢的解放軍，真正係我地大家老百姓嘅軍隊。只有咁樣睇清楚，正唔會上左的反動派特務題嘅上當。喂，陶子蓀，你走左去邊呀？唔使怕嚟，只要你真正悔過，你就睺軍管會報到，重新做過好人啦！如果唔係，你唔收得埋喇

邊處嘍，我地大家老百姓總會搵你出嚟嘅，個陣時你就唔係幾好意思啦！……

（大公報：『方言文學』）

一九四九年六月

後記

這是一本理論和創作的合集，是一九四七年以來，在普及的方言文藝運動展開以後，個人追隨前輩學習的一些習作。上篇只收集了參加方言文藝論爭的兩篇文章，同時爲了補正個人的論點的不足，篇後特別附錄了那次論爭之後的座談會的初步結論。在這裏應該向參加那次座談會的所有朋友致謝，特別是對執筆者馮乃超、邵荃麟兩先生允許借刊那篇總結，表示謝意。其餘各篇，是論爭以後對創作實踐活動一些點滴經驗和意見，也是個人學習的一點心得，收集起來，聊供大家參考。

下篇是選錄三年來的方言習作，形色雖是各種各樣，但都是一些粗糙的東西，限於生活貧乏，只能看做學步的幼稚生習作。但願不久的將來，能在實際的生活和鬥爭中，寫出更符合人民需要的作品。一九四七——八年間寫的一些方言歌詞，儘管也有多少工人學生朋友喜歡唱，但多因已失時

間性，或沒留底稿，都沒有收集了。「農家苦」等三篇，這是從和黃藥眠、黃甯嬰兩先生集體創作的歌劇「唱春牢」第一幕裏抽取出來，由我執筆的歌詞。這歌劇既無發表機會，又不能演出，而且原稿本來遺失很久，最近才在一個歌詠團那裏找回來，爲了「敝帚自珍」特補刊於此，并紀念和兩位黃先生的合作。詩、歌、什文、小說和廣播劇，都是大膽的嘗試，請大家批評。

每篇的末尾，都附有發表的雜誌或副刊的名稱，也算是一個紀念。只有未發表的四篇詩歌，是缺了。

編校完了這一本集子，剛巧是南下解放大軍已經開始了進軍華南的新戰役，在不久的將來，新的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就要出現，今後，普及的方言文藝運動將在新的華南，光輝燦爛的大大的開展，是可以預期的。在新的開始之前，把三年來個人的學習和工作，做一次初步的總結，把這一些理論學習和方言習作收集了印出來，在我是一件不算沒有意義的事；不過，把這樣一本不三不四的集子呈獻在大家之前，總覺得是太貧弱了。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二日

